

曲園叢書

14
484
31



門 4 8
號 484
卷 31



芥子園圖襍纂第三十五

德清俞樾

內性章第一
內其性則是延也外其性則是脩也跌踢以爲尸趨趨以爲寶是冒而已矣道與德孰與謀仁與義孰與求君子無內無外執翼循期不遠之以爲名不近之以爲利裕我乎天地天地乎我裕其遊以觀其澤對萬里出廓乎庸動者也悶乎謨靜者也動而勝靜而勝有動靜於內焉爾周乎以爲舟則有受矣壯乎以爲牀則有藏矣金其戶木其室龍入而蛇出木其戶金其室蛇入而龍出故有聞於無聞不如無聞於聞

德放乎賊賊放乎德德之與賊一出而一入道放乎盜
盜放乎道道之與盜一往而一來右手麾之左手以爲
招治盜乎盜在治之者故君子病其內瑩也習習乎其
所不習乘乘乎其所不乘楚昧齊貞則賊化而盜死
習億以爲無習一以爲有其班以咫尺其新故萬里也宿
與生有際磷與厚無會無會而有際神乎其間矣
充虛章第二
充虛之機其寄於運乎躔非之理其存於方乎太上無
方其次無方有方其次有方其次有方無方其下無方
又其下無方而舞方

制天下者不制天下者也君子不以禮而禮不以樂而
樂不以化而化大哉化乎萬物爭爭執性類情漢氏之
閔也可謂累奇矣如其禮如其禮唐氏之愉也可謂夷
鳴矣如其樂如其樂宋氏之寢也可謂蟲守矣如其化
如其化
怒仁非仁怒智非智不怒仁故仁餘人不怒智故智餘
事牆外之陶陶室中之皁皁衽席之瞿瞿胡簋之茶茶
遂乎遂者也遂乎遂踊退
淨之而不營神乎淨者也矢之而不制聖乎矢者也君
子貴矢而賤淨雖然天下有道矢而不淨天下無道淨

而不矢
知節章第三
知節者其知道乎周天下之情有圍者也給天下之欲
有潰者也天地有宛和帝王有宛治通萬物之形容則
知其贅也贅人者病贅我者死知節曰英有節曰雄
抃柔之不折彊午之不支藐倪之不牧眾捷之不乘故
方乎外者不爭之爭也方乎內者不御之御也甲讐俾
德則眾以爲資是以聖人秉越權戎責知誅率
運方而爲圓運矢而爲丸不死其龍者也天下之人而
皆以心戰則無胃矣自黃歷之上至於元穴之下焉往

而非周周者一以曼之死於晦而生於朔故龍在其心
謂之大順

敬乎不警就乎不集難其一也小人行於雪眾人行於
月行於雪有迹也行於月有景也石行無迹真行無景
卻實而前榮初碩而極銳得盈於其匱雖萬猶屈與
天下章第四
天下之營營由弗外也環而宮之故有甲乙陳而肴之
故有否臧秦越之不能非不能也君子不罪戈而罪鼓
虛唐之馳午焉者寡矣崇蓋於衢又揚精焉奚
接真之爲使鶩采之爲鄰吾不知其動也奚正饒於時

不如嗇於事嗇於事可挾也饒於時不可挾也知神則與富知人則無親夫孰知受之爲累仇故則失成仇新則罔繼夫孰知棄之爲資故聖人憫其祿憂其穀周心者不可德也方容者不可試也襲膚者不可因也由表以測裏堯舜猶難諸君子觀城於墉觀宮於室執室中之孫而驅城外之狸故物無晻挈乎正以從人謂之流挈乎奇以從人謂之放倚正於奇所以勝心也振奇於正所以勝志也襲義而動攘仁而息是故有列利已

君子章第五

君子之氣迴以達故不疾焉夫疾也者疾於心也毋錮氣之路毋扃氣之庭闢其戶行其庭勿介之而已矣孰介之執氏之子介之穴氏之子介之執氏之子此乎其彼者也穴氏之子表乎其裏者也夫彼不可以爲此而表不足見裏也二子劬乎哉曰迴矣曰達矣不迴不達之聖者也

生於無生者無生於生之謂也得忽之爲咸失是之爲溢能崇於聚而後能崇於散有散也無聚也是謂諒時有聚也無散也是謂平物
究人之所不究窮於施者也就人之所不就窮於取者

也夫物奚存存乎壽物則未知其為幪與為輒與求其
遂得其退與為收而已矣勿損其時無益大益

天有離地有坎所以為春休天有坎地有離所以為秋
息蕩春秋之委以和養中黃持神者也則不可以介中
而越外是故治國者養黎治身者養倪

有萬章第六

息之有萬也而不能以十有僂之者矣忽乎而不見妙
乎而不聞土其所外應木其所內招延延者貫之以止
其開闔之幾不可以振羽以交乎南北之衢表之曰游
息之紀

夫不病者所以病病也循表以測裏黃帝其難諸勿宛
而已矣五氣襲乎五府而有主客焉六氣乘乎六宮而
有父子焉得之以章章失之以瀆瀆輕者生之重者死
之是謂媵方

榦之弗永也吾有以永之矣一往而一來奚亢焉榦去
而榮存猶弗落也玉其所以榦以求石其榦山之子以
之以榦榦者為主而以榦為客弗之子以之
天之與人相益也人之與天相損也道之於德相濟也
德之與道相賊也小國之矛大國之疇小人門其門大
人戶其戶相累者一而累於累者百相襲者百而襲於

襲者萬夫孰知損益之由邪蓋盈蓋虛蓋成蓋毀

天地章第七

人行於地地行於天天行於虛故有沈焉而後有浮沈
生於浮下其上者與浮生於沈上其下者與夫天地有
窮而日月星辰無窮億載而天地死則日月星辰生億
載而天地生則日月星辰死日月星辰以生天地神
乎神

南至以爲元猶東行而數趾始也萬日不可斷以一日
萬水不可測以一水循極以求其端而極無端也隨其
極以爲端斯得矣天以爲元地不以爲元地以爲元人

不以爲元人以爲元天地不以爲元日朔中而下策有
軼之者矣故觀九歲之朔晦大月五九小月四八而合
與不合見焉夫策無他必依於日日日而命元循時而
建朔

方圓之爲數也婁內者與夫不明乎葛矩之爲環猶外
格也密不如疏疏不如匿能匿乎一然後可以極無極
夫方有極而圓無極故以葛爲臬
盈寸之物而窮天地之形微顯之本也有牟而微有牟
而顯顯者顯之微者微之目之所不至者或罕矣受直
無奇鑿方無恆不顯其微而微其顯可以盡泰山於秋

豪之內

蘊氣以為精會精以為星品生之所于也歷舍循宮故有正有隅依神襲鬼故有衝有合東南西皆貴男也北為貴女膺之者貴越之者賤用之者哲彭之者愚執后之輿以為元壹

兵出於術入於道行於規止於矩隆背以為膺削髀而置股其雄歟是故五而散之客不得闔聚而一之客不得闕制長莫如短制遠莫如近故所操者咫而千人棄矢

古者章第八

古者任其世不世其任食天之食履天之職事天之事億匠而一制曰帝矣萬軌而一放曰王矣蔑之制蔑之放宅爾邦復爾侯無耘也無新故之爭無檠楸之形至於後世萬區為疇一夫屋之億夫傭之闢則莒哉闔則芒哉一闢一鬪血燦其郊是故古者傭於天後世傭於人傭於天者擴以怡傭於人者昵以戚

隴之而弗有也如弗隴而已矣酌盈以循新酌虛以循故變酌以循時雖四海之外奚弗隴焉磷磷於得慶祝祝於文言丘丘於步舞粲粲於來如隴人乎人隴乎隴之而就則隴之弗就弗隴也釐之而平則釐之弗平

弗釐也匪乎其所以不匪釐乎其所以不釐亂矣不履也奚其禮不效也奚其教不化也奚其爲故君子不爲也
疇人以所逸逸之而勞之疇人以所安安之而危之故生生者內擾也擾諸內必耘諸外泥塗乎其膚丹漆乎其衷雖有戎得而墉諸

今之人猶古之人乎牟飲食異牟居處異世世而鼓之方方而舞之夫婦可以爲規聖人不能以爲矩異夫人之所以頤也或青或黃采之水之采之火之黃帝不能名伊尹不能和海苗而蔓中剗華液啜天地將以是爲突泄與

仁知章第九

習恒仁也就益知也夫仁所以父人夫知所以母物父仁王之萌母物霸之魄以仁以義而翼然後毘天下而無幾掬大者不將掬小者不益

疇之不疇也無氓哉土乎爾毛乎爾有來曹曹疇其疇而食其食抱籍者履而誦則曰備我乎予我直疇之之直灑於疇之直賓疇之斯疇之賓我疇官我庾夫如是奚而帖
有介人者有鳩人者介人者生乎茲長乎茲儔有保曹有受鳩人者灘然而至于一旦者也寇之興使介人吾

諸使鳩人吾諸曰鳩人哉雖然鳩人難鳩之其人也鳩之而不鳩之非其人也翔於國闕於厓攘於塗夫以鳩人之食食介人以鳩人之率率介人吾未見介人之不如鳩人也焉用鳩人
久矣夫天下之患黃也夫患黃有道勿宛之而已矣始喜之終怒之弗喜之弗弱也弗怒之弗強也弗弱者黑死弗強者黃死折枝以爲臂偃輔以爲腹羽金以爲尻奪我而不辭予我而不資方軌而貫止
野之子訟於邑堂之子曰余不瞭問於幄之子幄之子曰余不瞭啟籥而視諸策石之石之繇之繇之野之子

之辭爰而從堂之子堂之子之辭爰而從幄之子幄之子之辭爰而從策如策而登其辭野之子至死而不知訟乎訟乎繡訟績訟

牧羊者勿知羊牧牛者勿知牛知之斯殺之矣收而爲撓抗而爲撻勿客勿親則長牧而不佚聖人不與風謀塵而與雨謀塵知昭昭之病而求冥冥之醫故與物大順

有日章第十

有日之圖有歲之圖有身之圖圖身不歲圖歲不日充終於始我擊磬而人聞鐘乎小人執足大人執會商商

乎其章我待旦者與猶莫也小人待旦大人待會商
飾外易飾內難習是而不可勝習非而不可爲雖大人
猶病諸萬物生於斯耗於斯十男之家可以毋畜犬十
女之家可以毋畜狸其疇小言喻大

十人而舞於室室賦百人而舞於鄉鄉駭千人而舞於
國國賦夫君子何樂乎天下之賦我也獨立於朝者主
不疑獨行於世者人不忌無究而成宗無軌而成約君
子之於天下也契習蠶常賤朋而貴友

餽諸塗乞諸室以爲厯人也今日四之明日五之又明
日六之則少五而亡四庸詎知夫四牛而六斲也鳧之
瘠不如魚之腴酌誠而不膚斟意而不旅飽義者乎飽
粟者乎

瑩乎心之朔也勿資其所操勿侮其所旅渾其介而領
其萌干載猶明日也目生於心而心死耳生於心而心
狂人之患莫大乎心目而心耳聖人不然不以前枯襲
後華不以內耀奪外闇

實

霍閃

今人以電為霍閃按夷堅志神游西湖一條云此書余全者卷帙恐不足據而每條必有題目故書之以便檢閱一急腳走報云速去速去俄霹靂霍閃震動天地是宋語已然矣

雷公電母

元史輿服志云雷公旗畫神人犬首鬼形白擁項朱犢鼻黃帶右手持斧左手持鑿運連鼓於火中電母旗畫神人為女子形纁衣朱裳白袴兩手運光是今神廟塑雷公電母所本也

托塔天王

元史輿服志東西南北天王旗並繪神人武士冠衣金甲緋袖襜右手執戟左手奉塔履石今世俗有托塔天王之說亦有所本

五百羅漢

法苑珠林宿障部奢彌跋謗佛緣云過去九十一劫有一婆羅門名延如達好學廣博常教五百豪族童子今五百羅漢是又佛被木槍刺腳緣云爾時第二賈客五百眾者則今五百羅漢是按今佛寺中每有五百羅漢求之梵書其說不一尚不止此二事蓋佛既累次轉生

此五百人者亦累次轉生故所見非一也

觀音男像

古觀音本男像趙甌北陔餘叢考引夷堅志董性母徐熙載母二事證宋元間已為女像余按夷堅志觀音救目疾一條云淳熙五年饒信二州都巡檢羅生一婢曰大喜目障交蔽久不見物一日夢一僧授以甌婢飲之便覺目瞳瞭然問曰大師是何處僧僧曰不須問我我聞汝聲音之苦誓心相救語罷失其所之羅後以告王秀才羅時寓王宅曰是吾家觀音也據此則宋時觀音猶未皆為女像

地府十王

夷堅志俞一郎放生條俞一郎被病為二鬼卒拽出及一門樓使者導入望殿上十人列坐著王者之服問為何所曰地府十王也地府十王之說至今猶然夷堅志又載忠州酆都縣五里外有酆都觀其山曰盤龍山卽道家所稱北極地獄之所舊傳王陰二閻君自此仙去王陰二君則今人不復知之矣

皮場大王

夷堅志張小娘子條云秀州外科張生其妻遇神人自稱皮場大王授以癰疽異方一冊又載葉生事云皮場

廟在臨安西湖者其威靈不減汴都按皮場大王廟今蘇杭皆有之其神姓張名森事蹟詳西湖游覽志

住宅土地

夷堅志史省幹條云一叟烏幘白衣揖於庭聞史趨下謝之曰翁爲何人曰予乃住宅土地神也按今人奉住宅土地宋已然矣

萬回哥哥

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云宋時杭城以臘日祀萬回哥哥其像蓬頭笑面身著綠衣左手擎鼓右手執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萬里外亦能回家故曰萬回

今杭人不復祀亦不復知余嘗爲譜木蘭花慢一闋以識舊俗或曰今杭人猶祀和合之神卽其神也後讀太平廣記異僧部引談賓錄及兩京記云萬迴師閩鄉人也俗姓張氏兄戍役于安西音問隔絕父母日夕涕泣迴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裘糗糧巾履之屬請悉備焉某將往之忽一日朝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視之乃兄迹也宏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里迴故號曰萬迴也先是玄奘法師向佛國取經見佛龕題柱曰菩薩萬迴謫向閩鄉地教化奘師馳驛至閩鄉縣問此有萬迴師無令呼之萬迴至奘師禮之施

三衣瓶鉢而去後則天進入內語事多驗儀形瓌偉善於飲啖景龍中時出入士庶貴賤競來禮拜萬迴披錦袍或笑罵或擊鼓然後隨事為驗據此則所謂萬回哥哥者即此人也萬迴之號既符擊鼓之狀又肖宋時所祀是此張萬迴無疑而今俗所奉和合之神即此亦可考其緣起也

三教

唐大曆六年三教道場文首佛次道次孔子此即今三教堂之始又元劉大彬茅山志載三聖碑云有唐寶曆三年歲次丙午八月庚戌上清元都大洞三景弟子正

議大夫使持節潤州諸軍事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西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德裕上為九廟聖主次為七世先靈下為一切含識於茅山崇元觀南敬造老君殿院及造老子孔子尹真人像皆按史籍遺文庶垂不朽謹記據此則唐時又有此三聖之說雖稱三聖然止是儒教道教也

顏子母妻

元史祭祀志元統二年改封顏子考曲阜侯為杞國公諡文裕妣齊姜氏為杞國夫人諡端獻夫人戴氏竟國

夫人諡貞素按顏子母妻姓氏世罕知者當時必有所本故特表出之戴爲宋公族是顏子母齊女妻宋女

天師印

七修類稿云自道陵傳下者玉印一枚其文乃陽平治都功印雲篆也至宏治間朝廷恐其隨身有失另碾一顆賜之按天師之印宋時嘗爲安福令林績所毀今所存者已疑其非漢印乃明時又有此碾賜之印則更不可知矣

五通神

宋項安世項氏家說曰按澧陽志五通神出屈原九歌

今澧之巫祝呼其父曰太一其子曰雲霄五郎山魃五郎卽東皇太一雲中君山鬼之號也按屈子之歌有九非可附會爲五通神然楚鬼越襪相沿有自亦不得以巫祝之稱爲非也且據此知五通之神宋世已盛或謂明太祖祀其陣亡之兵使之五人爲伍以享血食此不足辨矣

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相傳古矣法苑珠林引大集經云東方海中有瑠璃山有一毒蛇一馬一羊修聲聞慈南方海中有瑠璃山有一獼猴一鷄一犬修聲聞慈西方海中有銀

山有一豬一鼠一牛修聲聞慈北方海中有金山有一
獅子一兔一龍修聲聞慈一日一夜常令一獸游行教
化七月一日鼠初游行以聲聞乘教化一切鼠身令離
惡業勸修善事如是次第至十二日鼠復還行按此蓋
因中國本有十二生肖之說而被教從而附會之也惟
有獅子無虎與舊稍異原注云獅子此方名虎則固以
獅子當虎也自來考十二生肖者皆未及此

那吒

那吒太子乃毗沙門天王子見開天傳信記當出梵書
夷堅志載程法師事云值黑物如鍾從林間直出知爲

石精遂持那吒火毬呪俄而見火球自身出與黑塊相
擊據此則道家有那吒火球呪或又出道經也

替僧

張爾歧蒿庵閒話云明朝凡皇太子諸王生率剃度幼
童一人爲僧名曰替僧神宗皇帝替僧名志善見張江
陵集按世俗盲詞往往有代皇帝出家之和尚橫行無
忌據此乃真有之

死者須公牒移送

夷堅志載王東卿事云陳茂英爲長興尉夢王寅東卿
來訪言流落已久不能得歸可爲作一方便陳寤而思

之不相聞七八年豈非死於此乎博詢邑吏一小胥云
頃歲有福州王上舍偶得病死其親戚來火化尸柩收
骨歸矣陳謂東卿已歸骨而魂魄尚留滯殆城社之神
拘錄之耳於是用尉司公牒牒城隍社廟關津河渡主
者令不得阻截王上舍神魂得還福州長溪祖先墳墓
焚牒後三夕夢王告辭曰得君文移乃遂歸計按此事
今尚有之紀文達閱微草堂筆記載客死伊犁者必得
將軍文牒鬼乃得歸紀初不信言於將軍而止之其後
鬼夜哭乃復其舊余舅氏姚平泉先生官上虞教諭時
亦有此事余曾見其牒文稿也

紙錢

法苑珠林懸旛篇述曰黃色象金鬼神冥道將爲金用
故解祠之時翦白紙錢鬼得銀錢用翦黃紙錢得金錢
用據此則今世所行金箔銀箔其來久矣

扶箕

夷堅志沈承務紫姑一條云紫姑仙之名古所未有至
唐乃稍見之世但以箕插筆使兩人扶之或書字於沙
中按此卽今之扶箕也或作扶乩非是

疏頭

王符潛夫論浮侈篇云或裁好繒作爲疏頭令工采畫

集三十六
雇人書祝虛飾巧言欲邀多福按今人書祝詞焚於神前謂之疏頭漢人已有此風矣

左門神右戶尉

夷堅志張鱖魚一條云使黃衣反其家取錢良久負二千至曰初時左門神見拒而右戶尉爲我通報故得之然則宋時已如今之畫神於門矣

以他牲代太牢

舊五代史周顯德二年秋八月兵部尚書張昭上言今月十二日伏蒙宸慈召對面奉聖旨每年祭祀多用太牢念其耕稼之勞更備犧牲之用比諸豢養特可愍傷

令臣等討故事可以他牲代否按此詔雖當時不能用然亦見殺牛之事其時已甚重矣

三呼萬歲

三呼萬歲見元史禮樂志元正受朝儀通贊贊曰山呼曰山呼曰再山呼注曰凡傳山呼控鶴呼謙應和曰萬歲傳再山呼應曰萬萬歲按新唐書禮樂志元正冬至受羣臣朝賀在位者皆再拜舞蹈三稱萬歲是唐制固有然矣

跪左膝

金元有跪左膝禮金史禮志本國拜儀金之拜制先袖

手微附身稍復卻跪左膝左右搖肘若舞蹈狀如此者
四跪復以手按右膝單跪左膝而成禮元史禮樂志元
正受朝儀亦有通贊贊曰跪左膝之文今制有一膝跪
疑卽金元之遺俗也

邀喝

邀喝見金史儀衛志百官儀從正一品邀喝四人正二
品邀喝二人按今制官府出有喝道者俗謂吆喝當作
此邀字又按宋鄭克折獄龜鑑王罕大卿知潭州時有
老嫗病狂數邀知州訴事言無倫理卻之則又悖詈但
命微者屏逐而已疑邀喝之邀本當作微卽所謂微者

也後漢臧宮傳注每鄉有游徼掌循禁姦盜後世徼者
疑卽古游徼之遺大官出而游徼爲之先驅清道亦亭
公負弩之例也

件作

件作宋已有之折獄龜鑑云有人因行商回見妻爲人
所殺而失其首不勝捶楚自誣殺妻府從事獨疑之乃
追封內件作行人令供近日與人安厝去處

剃頭辮髮

剃頭辮髮金人已然宋湯璿建炎德安守禦錄建炎二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北來一項羣賊數萬人皆剃頭

辨髮作金人裘束

咨劄

歐陽公歸田錄凡羣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敕者亦用劄子與兩府自相往來亦然若百司申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按宋時劄子多是奏事之文然兩府自相往來亦用劄子則又平行矣今部院劄子皆是下行此古今之異惟平行用咨則尚是唐宋學士院之遺

日行三百里

宋呂陶靜德集乞別給致仕敕狀云臣契勘上件致仕敕命馬遞條限日行三百里

場屋分東西

夷堅志載吳康登科事云將就類試乃捐錢百千結同舉句龍渙爲助迨入類場則兩人分坐東西廂是歲紹興丙子場屋嚴肅不得相往來是宋時場屋亦分東西而不得往來已稱嚴肅則宋時場規寬於今日也

試賦韵脚

試賦以八字爲韵脚唐制也能改齋漫錄云開元二年王邱員外知貢舉試旗賦始有八字韵脚所謂風日雲

野軍國清肅見偽蜀馮鑑所記文體指要八字中四字
仄四字平今尚循用之

謄錄

能改齋漫錄取士至仁宗朝始有糊名考校之律其後
袁州人李夷賓上言請別加謄錄因箸爲令謄錄始於
李夷賓之言世罕知者

進士先召見始賜第

歐陽公歸田錄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
識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
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今制進士

殿試前十名先引見次日乃傳臚正與宋制合

主司先進五人

雲溪友議云文宗元年詔禮部高侍郎錯復司貢籍主
司先進五人一詩最佳者則李肱也按今制會試未出
榜先進呈十本與此制合

鈞卷

夷堅志黃五官人條云同院建昌教授包履常得其論
卷欲賞之待補小榜令鈞前後兩場草卷參讀按今官
府有所取視謂之曰弔弔字無義當用此鈞字

輪盤傳食

夷堅志楊戩館客條云楊戩貴盛時嘗往鄭州上冢擊
家而西其姬妾留京師者猶數十輩中門大門悉加局
鎖但壁隙裝輪盤傳致飲食按今官署中多有此制

標飾

夷堅志因揭尊者條云有雲游比丘以所藏武洞清畫
羅漢及中尊碑本售於人龍興院僧師滿空囊易之上
官之才乃償其初贖之價爲設標飾又徐南陔請大仙
條有舊友能誦訣邀大仙箕動書曰張紫微徐以張存
時所書冰壺二大字從之求記卽揮數百言徐寶玩不
忍捨喚工標飾按今人以書畫付工裝潢名曰裱依此

二條則當用標字也

圖書

宋張耒柯山集湯克一圖書序云圖書之名予不知其
所起蓋古所謂璽用以爲信者克一旣好之其父補之
愛之尤篤能悉取古今印法盡錄其變謂之圖書譜按
今人呼私印曰圖書宋時已然矣

大壹字小一字

今人以壹貳參肆等字爲大寫一二三四等字爲小寫
此本乎古語也禮記節以壹惠鄭注壹讀爲一正義云
經文爲大壹之字鄭恐是均同之理故讀爲小一

脫字旁寫

唐開元二十六年所立橋亭記云散之則人獲一錢鳩之則動以千計請為亭館以壯橋池故鄉老老白於吏邑吏謀於府按人獲一錢之人字失寫旁注老字疊寫敬寫

唐開元二十五年所立進法師塔銘曰沙門智祥敬寫今人或稱敬書或稱謹書本乎此

詩文自注

漢王逸撰楚詞章句并自作之九思而亦注之此詩文自注之始謝靈運山居賦亦自注

詩集中附他人和作

齊謝朓宣城集五卷宋樓炤刻有王融和詩附載其中選古人詩加圈點

四庫全書收放翁詩選前集九卷為羅椅所選有圈點以圈為標盼

太室石闕銘前銘辭後官名其上皆作○宋儒注四書每章之首皆以一圈為盼亦有所本矣

書畫論品

唐張懷瓘撰書斷分神妙能三品唐朱景元撰唐朝名畫錄分神妙能逸四品宋黃休復撰益州名畫錄三卷

以逸神能妙四品分隸則又移逸品居神品之前

詞分小令中調長調

按此始於草堂詩餘其書凡四卷不著編輯人姓名蓋南宋人所作也

千字文編號

明代文淵閣書目四卷楊士奇撰以千字文編號自天字至往字凡二十號

古帖釋文

唐張彥遠撰法書要錄十卷末附二王帖釋文四百八十二條按此乃古帖有釋文之始嗣後為金石之學者

皆有釋文矣

念書

太平廣記引纂異記載張生事云帝乃令生朗念傾耳聽之念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云云是唐時讀書已稱念書矣又撫言載顧非熊及弟詩人劉得仁賀詩云愚為童稚時已解念君詩

姜字體

明呂坤實政錄興復社學條初入社學先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有司先將此書令善書人寫姜字體刊布蓋姜字雖喫力而點畫分毫不苟按姜字體不知何人

作今無復知有是體矣

太公家教

宋項安世項氏家說曰古人教童子多用韻語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訓之類欲其易記也按太公家教不知何人作今亦無復知有是書矣

丹

宋葉水心別集第十六卷後總裁吹臺鄉一戶田四百丹八畝又載騰符鄉四戶共買穀四百丹九扛又建牙鄉二十三戶共買穀二千四百九十三扛半計七萬四千八百丹五貫按所用丹字當用單字殆宋時俗書從

省也

經帳

夷堅志金鷄老人條云趙師韜為父謀葬地有一道人持經帳為某家售地按今猶有此名

生曠

唐高延福墓誌文云謀龜筮相川原經兆域畚封遂自為安神之所按此乃生曠之文趙甌北陔餘叢考生曠條未及此然高延福乃高力士義父士大夫生曠固不宜援為典則也

開金坑

夷堅志韓羽建墓條云秦州人韓羽置墳山於近郊妻徐氏夢二人來曰來日開金坑如見妾等切不可殺按作墳開金坑今尚有此名亦或謂之開金井

題諱

唐貞元十五年徐浩碑浩之次子峴書石後題云表姪前河南府參軍張叔平題諱今人作行述必假藉顯達一人書某人墳諱似宜書題諱為古

凶器

折獄龜鑑從事疑壻自証一條云某處豪家舉事只言殞卻孀子五更初牆頭昇過凶器極輕似無物據此則

今人以棺為凶器亦有所本矣

凶身

夷堅志薛湘潭條云有富家女子夜為人戕於室歷數月不獲凶身今人以殺人者為凶身亦古語

化緣

僧道斂錢曰化緣亦古語也夷堅志普光寺僧條云普光寺行童元暉近村王太子也既作僧為街坊化緣

打齋飯

和尚打齋飯宋時已有此風夷堅志阿徐入冥條云問伯何事受苦曰我做行者時緣化施主錢修造鐘樓隱

瞞入己又將打回齋飯歸家所以受罪今人或易之曰打盞飯轉失其語矣

炒鬧

夷堅志吳升九條云鄰人曰婆兒子性氣惡我留汝必遭炒鬧

躲避

夷堅志孝義坊土地條云平江市人周翁瘡疾不止嘗聞人說瘡有鬼可以出他處躲避

併疊

夷堅志李興都監條云遣妻子出陸自臨安先行興收

拾併疊差晚乘馬追路

妝扮

元史輿服志諸樂藝人等服用與庶人同凡承應妝扮之物不拘上例

安置

宋朱翌猗覺寮襍記載某縣尉夜半擊令門求見事未云夜已深伏惟安置

把戲

元史禮樂志每歲二月十五日於大明殿啟建白傘蓋佛事謂之游皇城其諸色隊仗內有祥和署掌襍把戲

男女一百五十人

魏諱

廣韵十四賄都罪切下有魏字注云魏諱謔言今俗云鬼諱當作此

磕頭

夷堅志任道元條云任深悼前非磕頭謝罪

耍局

酉陽雜俎云小戲中於耍局一枰各布五子角遲速名蹙融按耍乃俗字據此則唐已有之矣至蹙融之戲疑卽今兒童所謂跳老虎者也

話霸

石孝友惜奴嬌詞云合下相逢算鬼話須沾惹閒深裏做場話霸按做疑做字之誤

吳中花園

夷堅志胡園荔枝殼條云吳人胡百能言其族居姑蘇有名園當春時縱人游賞按此卽今蘇俗所謂開園也宋時已有此風矣

茶肆講書

夷堅志班固入夢條云呂德卿偕其友出嘉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帖尾云今晚講說漢書是茶肆中

說書宋時已有此風然所說乃班固漢書則去今之說書者遠矣

瞽目鬻筮

北夢瑣言扶風馬處謙病瞽厥父俾其學易以求衣食嘗於安陸鬻筮自給按今人有瞽子每使學卜筮星命諸術其風古矣

剃工繳鼻

夷堅志真如院藏神條云童行金法靜令剃工繳鼻爲僧智全誤觸其首刀中斷不可出恍惚間見藏神至舉手拔之血少止刀墜於側又記宇文子英尚書表弟李

生亦微耳被觸刀刃在中困臥之際夢土地神爲出之按今之剃工亦工此技非止繳鼻甚且打眼余頗畏之不爲也

手影戲

夷堅志普照惠明條云華亭縣普照寺僧惠明嘗遇手影戲有人請之占頌卽把筆云三尺生綃作戲臺全憑十指逞詼諧有時明月燈窗下一笑還從掌握來按此似今之影戲而微有別

陰騭

夷堅志餘杭何押條云我無復餘恨如陰騭可憑爲後

人利多矣按今人以有陰德爲陰隲此二字見尚書初
不如此解乃宋時已有此語不知其所本也

窩停

夷堅志衢人李五郎條云爲盜有求不愜誣爲窩停主
人卽今所謂窩家也

光錢糙錢 沙毛錢

夷堅志餘杭何押條云吾免一人徒罪則投一光錢於
左筒免一杖罪及論解一訟則投一糙錢於右筒按錢
有糙光之分今語猶然又南山獨騎郎君條云天祐置
百錢而退呼回之曰中有沙毛錢五請易之沙錢毛錢

今亦有此語

書房

夷堅志陳如埴條云一妹嫁遠鄉嘗往其家見一樓寬
敞施牀欲宿妹曰此中多鬼兄毋取禍已灑掃書房延
待矣

更衣之室

論衡四諱篇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是以如廁爲更衣
乃漢人古語

發洪

夷堅志宜興官人條云明夜天目山發洪川流暴至按

發水謂之發洪今語猶然

橋堍

橋之稱堍吾鄉俗語他處人有不識其字者吳文英湖上清明薄游作西子妝詞有云笑拈芳草不知名乍凌波斷橋西堍則古人固以入詞矣

橋邊石獅子

太平御覽驍勇部引歙州圖經汪節有神力入長安行到東渭橋橋邊有石獅子其重千斤節提獅子投之丈餘是橋兩旁有石獅子其制甚古

雷峰白蛇

徐逢吉清波小志引小窗日記云宋時法師鉢貯白蛇覆於雷峰塔下按世傳雷峰塔下有青白二蛇西湖志則云俗傳有青蛇白魚之怪亦不詳其見何書此所引小窗日記未知何人所作疑宋時實有此事也

奇藍香

七修類彙奇藍香出占城等國志書皆書奇南二字星槎勝覽書棋楠二字昨見潘希曾使安南得其國之所賜書物錄之於藁乃此奇藍二字

通草花

夷堅志李大哥條饒州天慶觀居民李小一以制造通

草花爲業

團摺扇

懶真子紹興三年夏六月明州阿育王山住持淨曇以宸奎閣所藏仁宗御書詣行在所獻有團摺扇三柄皆有御書可知摺扇北宋時已盛行矣

筓

夷堅志王七六條云市駟趙十三醉以酒與妻抗其喉殺之納尸於筓內又張氏煮蠲條平江細民張氏以煮蟹出售自給紹興五年七月買兩筓寘室中夜聞鳴聲嘈嘈審聽正在筓內按今盛物之器有名筓者宋時已

有之矣

掩

夷堅志張鎮撫幹條十日前遣一黥持信掩至德興半塗覺肩重日日頓增殆不可負既到張氏宅納書於鎮父啟掩但鹿脯耳按今無掩名惟以大籠盛紙錢焚燒曰掩子疑卽此名之猶存者

粉糰

蔣捷小重山詞粉糰粘不住舊繁華按糰俗字然白香山有寒食過棗糰店詩則亦古矣今蘇州多有粉糰店擗麩餅

纂三十六
北夢瑣言王蜀時有趙雄武能造大餅每三斗麪擗一枚大如數間屋號趙大餅然則麪餅稱擗亦古語矣
豬頭

夷堅志周狗師條崇陽縣村巫周狗師最工致雨其法以紙錢十數束豬頭鷄鴨之供夜詣湫洞有水源處用大竹插紙錢入水謂之刺泉按今人祀神用豬頭宋時已然

鹹鴨卵

夷堅志玉山陳和尚條乾道九年縣大旱士民投詞於丁邑宰宰招之祈雨陳笑曰闔縣之人盡知齋戒長官

獨茹葷丁曰何以知我葷饌曰今已食鹹鴨卵尚餘其半見在庖內罩子裏

鞋幫

夷堅志余尉二夫人條一婢因爲小兒烘鞋火誤爇幫帛按鞋面稱幫今時猶然

染物瑕頭

今人染物必綴小帛以爲記識古謂之瑕頭元李冶敬齋古今艸有染物瑕頭謎云在染何曾染無生得獨生有人來解結見姓自分明

疊子盤子

唐貞元十三年濟瀆廟北海壇祭器碑有疊子五十隻
盤子五十隻按今作碟子誤當作疊

椅子

亦見貞元十三年濟瀆廟北海壇祭器碑按碑又有丈
六牀兩張連心牀一張是今人牀以張計亦古語也

炕

炕字見魏書儒林傳游雅取陳奇所注論語孝經焚於
炕內然未知卽今之炕否元宇文懋昭金志云穿土爲
牀緼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則卽今之炕矣志又云
家無大小皆坐炕上宋汪水雲湖山類稿幽州會同館

詩云收拾碎磚裨暖炕炕字始入詩

不具 不備 不宣

宋魏泰東軒筆錄自尊與卑曰不具以卑上尊曰不備
朋友交馳曰不宣按今人猶循用之

謹空

顏魯公帖廿九日刑部尚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
公閣下下書謹空又一帖真卿頓首和南澄師大德侍
者後另書一行云十日謹空按今人書牘用此者寡

萬萬千千

今人稱極多之數每曰萬萬千千按論衡自然篇天地

安得萬萬千千手並爲萬萬千千物乎是漢人已有此語

奴顏婢膝

抱朴子交際篇以嶽峙獨立者爲澁吝疏拙以奴顏婢膝者爲曉解當世此四字亦古語

紇梯紇榻

雲溪友議唐崔浩嘲妓詩云更著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今俗亦有此語但未知卽此四字否

不識瞎字

嬾真子云魯臧武仲名紇孔子之父鄒人紇皆音恨發

反而世人多呼爲核有一小說唐蕭穎士輕薄有同人誤呼武仲名因曰汝紇字也不識或以爲瞎字也不識誤矣按不識瞎字今尚有此語嬾真子說未知然否余則疑唐人先有不識瞎字之俗語因瞎紇音同故蕭以此調不識紇字者未可轉據以爲證也

熟不知禮

夷堅志馬保義文談條馬生未嘗讀書僅耳剽論語句以爲談助嘗詣王相叔宅望見卽謝熟不知禮意謂託人情稔熟而失禮云按此語宋人以爲笑談今則士大夫亦或言之矣

衣破襤衫

廣韻二十三談衫下注云衣破襤衫按今尚有此語

白齠齠

廣韻三十小齠下注云齠齠面白今俗有白齠齠之語本此

面部 部位

王符潛夫論相列篇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又曰夫骨法為祿相表氣血為吉凶候部位為年時是相法分部位固古法也

年大年小

今人相與敘年齒曰大若干歲小若干歲亦古語也南史范雲傳雲本大武帝十三歲後漢逸民傳龐公注引襄陽記德操年小德公十歲

不能為福而能為禍

元李冶敬齋古今艱頃有一人稍親要路常于廣坐賜言曰吾之力薄誠不能與人為福惟是朝夕議論之間或能與人為禍乃知今人此語亦有所自

鴉鴉

夷堅志楊九巡條楊慘然曰鴉鴉注曰俗間歎聲按今尚有此聲然莫知其當作鴉字矣

甚處

夷堅志朱五十秀才條聞空中語曰往田頭收禾了又有問曰在甚處應曰章田也按俗語凡不知所在曰甚處以至不知何人則曰甚人不知何物則曰甚物甚字至爲無義而宋語已如此矣他書或作恁本書張保義條如今大驚小怪作恁麼生亦是恁字

怕

論衡四諱篇孝者怕入刑辟以畏懼爲怕漢語已然

沒

朝野僉載唐左衛將軍權龍襄爲喜雨詩云暗去也沒

雨明來也沒雲是謂無爲沒唐人語已如此

寤

廣韵十一沒呼骨切有寤字注云睡一覺按其音同忽今人云睡一忽當用此字

你

你我俗稱也而亦見於正史隋書李密傳化及曰其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又許善心傳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按此字實卽爾字爾古作尔變作尔又加人旁也其音亦一聲之轉

恁 俺

宋湯璠建炎德安守禦錄楊進寇德安遣人至齊安門下高聲呼城上人來打話問打甚話其人言恁也不出來其俺廝殺我也打恁城不破有招安官來俺只待要些犒設受招安按此皆北人語故北曲中多用之

的親

夷堅志羅山道人條云善藏此方雖他的親人亦不可傳按的親字當如此作今或書作嫡親轉誤

曾門 門子

唐比邱尼惠源誌銘大師諱惠源俗姓蕭氏南蘭陵人也曾門梁孝明皇帝蓋以曾祖爲曾門又段行琛碑高

門平原忠武王孝先曾門德濬稱高祖爲高門曾祖爲曾門又曰門子祥穎仲子秀成門子其長子也

大王父

曾祖之稱見唐裴光庭碑

伯翁叔翁 伯婆叔婆 媳婦 外翁外婆

以上諸俗稱並見宋慶元六年龔大雅義井題記又按媳婦之稱亦見元史裕宗徽仁裕聖皇后傳后性孝謹善事中宮世祖每稱之爲賢德媳婦

外祖外孫

公羊僖五年注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

爹爹

彭元瑞宋四六話引陳世崇隨隱漫錄云太子兩拜問安又兩拜云臣某職守東闈恩承南面近思問學謹葺韋編伏遇爹爹皇帝陛下聖訓尊嚴師資妙選云云蓋宋時宮闈中稱謂已如此宜今民間皆沿習之也

媽媽

夷堅志霍秀才歸土條云見去歲亡過所生媽媽在旁指我泣曰此是陰府汝何為亦來又趙氏馨奴條云辰巳閒宅門未開鄰里呼問之其男云鄰舍素諳我家事須媽媽起來則可是媽媽之稱亦沿宋時俗稱也

丈人丈母

柳子厚集有與外舅楊憑書云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又曰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又祭楊憑文云子婿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丈人之靈又子厚集有祭獨孤氏丈母文是唐人已稱妻父母為丈人丈母也

入舍女婿

今人稱贅婿曰入舍女婿亦有所本夷堅志隗伯山條云饒州市隗千三名伯者淳熙初年贛州門裏王小三家作入舍女婿

連襟

宋馬永卿嬾真子爾雅兩壻相謂爲亞注云今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壻嚴助傳呼友壻江北人呼連袂又呼連襟今連襟之稱盛行連袂則罕知之

妻甥

梁書裴邃傳其妻甥王篆之密啟高祖云裴邃多大言有不臣之節按妻甥者妻姊妹之子

姨兄弟

古人於母姊妹之子相謂曰姨兄弟南史梁韋叡傳時叡內兄王愷姨弟杜暉並有鄉里盛名又北史序傳李炎之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今人則混而稱

之爲表兄弟無姨兄姨弟之稱矣

妹壻

三輔決錄趙岐取馬續女宗姜爲妻續兄子融岐以妹壻之故屈志於融

內弟 姨弟

唐殷府君夫人碑內弟曜卿允南姨弟劉瓘族弟口同賦詩多擅警絕之句

叔丈人

任淵黃山谷詩注王慶源爲東坡叔丈人

表來孫 外弟舅

唐新羅國石南山國師碑記云國師法諱讓景僧姓金氏元聖王之表來孫憲康王之外弟舅按此二稱絕奇中國所無也

猶女

唐摭言云張峴妻顏蕘舍人猶女今人但有猶子之稱無猶女之稱

猶孫

元微之贈工部尚書李公墓志銘夫人房氏在太尉瑄為猶孫猶孫之稱今亦無有

姪男

柳宗元集祭六伯母文自稱姪男干祿字書顏元孫撰顏真卿書亦自稱姪男

契兄

契兄見陳龍川文集與鄭景元提幹書云契兄試思之與石應之書云聞契兄與仲權召試

契姪

契姪見陸子靜集有楊承奉墓碣末題契姪臨川陸某撰并書

年兄

宋馬永卿嬾真子云紹興六年夏僕與年兄何元章會

於錢唐江上

年弟

弟 宋邕州通判鄧容為教授梁應龍撰建學記自稱曰年

舍弟

唐臨高寺重修背碑宣義郎前行懷州獲嘉縣主簿常允之撰次一行云舍弟承奉郎前行商州參軍下有闕文又次一行云口弟文林郎吏部常選演之書蓋撰文者常允之下一行闕文當是篆額者姓名而云舍弟則常君之弟也第三行弟上亦當是舍字舍弟之稱見魏

文帝與鍾繇書由來已久而此并用之勒石之文則罕見

父母官

王禹偁小畜集謫居感事詩萬家呼父母自注云民間呼令為父母官

卑職

卑職之稱宋時已有之袁桷清容集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云卑職生長南方遼金舊事鮮所知聞

後學

唐大歷九年元次山朝陽巖銘後題云後學田山玉書

石

財主

有錢者謂之財主夷堅志許家女郎條尤溪民濮六亡賴父遺詣市鋪從財主為役

郎中

醫者謂之郎中夷堅志杜郎中驢條云杜涇郎中河中府榮河縣上源村人也世為醫貴業稍給按村人而有郎中之稱以其醫也又劉師道醫一條云婦在旁忽鼓掌笑曰劉郎中細審此病不可醫也然則醫稱郎中由來久矣今南人多同此稱

大夫

醫者又稱大夫夷堅志張二大夫條云張二大夫者京師醫家醫稱大夫今北人多同此稱

彫割業

高麗靜空大師碑末有彫割業僧臣暹律奉敕刻字彫割業殆以鏤刻為業也見馮登府石經閣文集

斗子

夷堅志鍾離翁詩條云淳熙十一年溧陽倉斗子坐盜官米黥配按今各儒學有鬥斗之名乾隆中舉宏博有門斗持文書詣徵辟諸公因謂之曰諸徵君博覽古今

亦知我門斗二字何解竟無以對余謂生員皆有廩膳
故學中設有門斗卽宋時斗子之遺

老爺

三朝北盟會編魚磨山寨軍亂統領將佐王林孟振張
衙推等殺其統領官馬老爺又元史董搏霄傳我董老
爺也是宋元時已有老爺之稱矣

太太

胡應鄰甲乙臚言有一邊道轉御史中丞作除夕詩云
幸喜荆妻稱太太且斟柏酒樂陶陶蓋部民呼有司眷
屬惟中丞以上得呼太太故幸而見之歌詠據此則明

時太太之稱猶有差等不如近時之上下同之也

奶奶

柳耆卿玉女搖仙佩詞願奶奶蘭心蕙性枕前言下表
余深意

小姐

趙甌北陔餘叢考云今南方搢紳家女多稱小姐宋時
則爲賤者之稱引錢惟演玉堂逢辰錄記營王宮火起
於茶酒宮人韓小姐謀放火私奔又引夷堅志散樂林
小姐建昌娼女楊小姐兩事余按嬾真子文樞密所居
私第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籍疑小姐本是

小籍蓋貴家歌姬輩必有簿籍記錄其年稚者因有小籍之名今作小姐卽小籍之聲轉耳

姐姐

夷堅志許家女郎條云濮六見好女郎獨坐大樹下問之曰我非人是鬼耳濮曰姐姐若是鬼如何月下有影

偏房

偏房者妾也列女傳晉趙衰妻頌曰身雖尊貴不如偏房

阿小

唐雁門郡解府君墓志嗣子忠信次子少遷次子少恭

次子少璘次子少儀次阿小阿小乃是最幼之子也

小姨媼

小姨媼者女僕之稱愛日廬叢鈔陳福公在相位營第甚庫曰一兩世後要使小姨媼輩可以開闔今蘇俗尙有此稱但稱姨不稱媼余則疑姨者媼字之聲誤也說文女部媼女隸也周禮作奚

家生子

唐代國長公主碑司農小兒亦准此家生者不在此限

小底

金史百官志奉御十六人舊名入寢殿小底奉職三十

人舊名不入寢殿小底按此卽今奴僕小的之稱所自始其字當作底不當作的然以金制論則小底者固天子之私人非士大夫家僕隸所得稱也

管家

明吳時輿劾嚴嵩疏俗呼文選郎萬宗爲文管家武選職方郎祁祥爲武管家

長隨

葉盛水東日記王振黨有王長隨毛長隨

老家人

孟郊有弔老家人春梅詩

婦人稱君

唐殷府君夫人碑額題錢唐丞殷君夫人顏君之口顏魯公所書也之下一字泐當是碑字

尼稱和上

比丘尼古亦稱和上唐比丘尼惠源誌銘曰大唐濟度寺故大德比丘尼惠源和上神空誌銘是尼亦稱和上也通俗編引廣異記云大歷時某寺尼令婢往市買餅見朱自勸問云汝和尚好否又云聞汝和尚未挾纊今附編二疋與和尚作寒具婢承命持絹授尼則唐時俗稱皆然使今人稱之必成笑端矣亦見古今之異也

韻雅 曲園襍纂第三十七
德清俞樾
廣韻一書為韻學之祖不特可以考見古音而古言
古義往往存焉即近代方俗語言亦或出於其中余
因刺取其不經見者以類編纂略如爾雅之例名曰
韻雅雖然少所見則多所怪安知余所謂不經見者
博雅之士非所習見乎又刺取亦不無遺漏誠無足
觀姑備遺忘云爾



韻雅 曲園襍纂第三十七

德清俞樾

廣韻一書為韻學之祖不特可以考見古音而古言
古義往往存焉即近代方俗語言亦或出於其中余
因刺取其不經見者以類編纂略如爾雅之例名曰
韻雅雖然少所見則多所怪安知余所謂不經見者
博雅之士非所習見乎又刺取亦不無遺漏誠無足
觀姑備遺忘云爾

釋天

冥天也六台清明曰翳日出曰暎日光照曰曷日旱熱
曰暎陰旦日明日暎日夕昏曰嚮日暗曰矐日中見絲

曰烈日光謂之哈曉謂之拂謂之嗑日無光謂之暘謂
之皜謂之曠暉謂之曠擘月無光謂之朦朧電雷也雷
雷雷雷雷聲也震雷寇大雷砢礪大風謂之飈謂之飄
謂之颯小風謂之颯謂之颯颯颯暴風也颯颯狂風也
颯颯熱風也颯颯大風也涼風颯急風颯疾風颯小旋
風颯颯颯颯颯颯颯颯颯颯颯颯颯颯颯颯颯颯颯颯
颯雨聲霽小雨聲震大雨謂之震謂之雷謂之雷謂之
震震謂之灑灑小雨謂之浹浹謂之霏霏謂之霏謂之
霏謂之雪謂之滌久雨謂之霪謂之霪謂之霪謂之霪
雨也薄美雨也雨下曰霰曰淅淅雨而晝晴曰啓雨下

蟲曰蛭雨雪襍曰霏暹雨也霏霏也霽雲霽雲消霽雲
覆日露霽雲狀霽霽雲貌霽露貌礮礮電光也早霜寒

曰霏

釋地

塹土也窳穴也塹窟也高土曰壽重累土曰埴塹塹土
曰塹大阜曰塹小阜曰阪小隴曰堆塹小堆阜曰隄土
田塹生田蓄石地惡者庾地土肥者墳菜畦謂之塹耕
畦謂之稷鹽澤謂之畝塹塊土貌也隊道邊埤也埤池
塘塹埤也湫洩水竇也衛巷道也大谷曰峪谷空曰豁
訝穴之類曰窳窳塞外道也伏海中地也田十二頃爲

水中曰霞入水又出曰爰瀾水貌濫濶浮貌流流貌
蕞蕞風吹水貌一水有三眼曰漢二水曰林水屬

釋人

頭圓額面圓團大面謂之顛預謂之額顛長面謂之臠
顛謂之鬚鬚醜面謂之醜醜面皺曰酢醜面柔曰規規
面白曰皤皤面有黑子曰黧頭不正曰顛顛齒不正曰
齧齧身不正曰彎足不正曰躄大頭曰顛領搖頭曰領
額頭向前曰儻侂侂出頭貌也睨私出頭視也頭少
髮曰須類禿曰頤顛禿瘡曰疝白頭曰髡髮鬚髮貌
也剃髮謂之薈假髮髻謂之髻婦人偽髻謂之髻髻燒

煙畫眉謂之鬘江湘人謂額爲顛高鼻曰齶鼻塞曰齶
多涕曰齶去涕曰愆曰禿鼻曰禿鼻仰謂之齶齶唇
垂謂之齶唇急謂之言言齒聲齶齒病齶齒曲生齶
物在喉曰瘵瘵曰痲瘵歐吐曰欲耳門曰頤曰聾耳垢
聾耳聾瞠耳疾聾耳黑瞠耳中聲曰聾曰聾曰聾聽纒
聞曰聾耳垂曰聾目垂曰聾大目曰聾目有所察曰聾
轉目曰聾眈曰聾眈動目曰聾目聾長曰聾目無精
曰聾眈目病曰聾眈曰聾眈目赤曰聾眈眈目貌也
聾眈視貌也大視懼瞻視眈獨視聾竊視聾恚視聾不
悅視曰聾聾無畏視曰聾聾直視曰聾聾狂視曰聾聾

視不明曰矇矇視不了曰僂僂縣繩望曰揆暫見曰覩
覩耳目不相信曰睚閉目內思曰瞢視誤謂之覩言誤
謂之論啗塘傾鵠大言也嘓吼謝謚必嘓嚙味多言也
呖咋多聲也言不節爲設詢言無度爲傾頤言不止爲
噎噎言不了爲嘍嘍戲言謠夢言詭惡言諛訾諱言諛
諱怒言謫謏狂言樂謊強事言語謂之謏許人陰私謂
之暗聽音不敢言謂之暗欺謏之言謂之慍慍責怒之
言謂之詬嘲歎美之言謂之約誓陰私小言謂之謏諂
噉噉口鳴也誑詼喉聲嘍吐氣聲呖應聲囉唌歌聲劫
歎聲殺段笑聲醅醉聲嘍嘍小兒言也嘍嘍小兒相應

也吧呀小兒忿爭也噉噉小兒啼也寐作聲曰寢寐中
言語曰寤大呼用力曰歐呵叱人曰噉不能言曰詛講
言而不可解曰嘍嘍言急謂之誹行急謂之誹言不正
謂之譁譁謂之謏諛行不正謂之臙謂之臙尫謂之跲
跲踉踉開足也佳儂開足行也躩大步也邈邈行也趨
趨走也踉踉乍前乍卻也踉踉踏地用力也趨趨踉踉
不進也疲行謂之蹙趨企足而望謂之躡赫行貌倚偶
行貌趨小兒行貌不能行謂之跲嘍小兒言也僂僂
小人貌也好貌媼媼惡貌瞞瞞美貌媼好醜貌曰願願
曰艷艷曰額頰曰臙睽短貌婢妣短醜貌曰獨俛笑貌

曰歔曰煦曰善笑貌曰始娉好噴貌曰惘惘不達貌曰
 痴瘵佯不知貌曰佻儇癡貌曰猷恒曰貪佻輕薄貌曰
 姑侈屈強貌曰勃兀麤急貌曰謗譟健貌眈眈健而不
 德曰儻儻貪貌欬欬貪者欲食曰突欬肥貌曰脛臄曰
 臆奮曰侏僂曰腴腴秃貌曰鬢髮可憎曰傑傲作姿態
 曰壺柰手指文曰膈手足指節之鳴者曰筋大腹曰胛
 肫股肉曰肫胝懽悞不調也佻當不當也汀澄不遂志
 也搆搆不解事也啟啟不安也噉噉不廉也邈邈不謹
 事也偃偃不省事也怏怏不憂事也巖干不可知也儻
 倘奕狃不仁也繖迷惑不解理也慎惺意不盡也均容

不安也憾倚意不安也偃偃不自安也禔不安欲去也
 剗利使性人也佞詐譎人也怏怏慳吝人也但拙人也
 醜骸愚人也惺惺了慧人也人有力曰勅勅無力曰隣
 輒小有財曰腕腕富有曰暉賸貧曰矐無聞見曰噤疑
 多智慧曰欲貪財曰賸賸貪食曰饞饞攫取也故殺
 稱量也買物先入值曰暉戲乞人物曰賄兵奪人物曰
 對對行無廉隅曰唾怨性不端良曰狹狹行惡曰俳諧
 性狹曰偃偃婉轉謂之擊掇跳躍謂之趨趨自強謂之
 悻悻心不欲為謂之億拒戀惜謂之媼媼無宜適謂之
 媼媼謀譟惡也憚憚慙也憚憚失志也媼媼無暇也歔

嘍歎也慳懔悅也齶含怒也暖大笑也覷笑視也噢咿
悲也吏不靜也侷備不媚也傷疇璉璉劣也蓮善美之
稱也蓬功勤之名也頑惡謂之齧齧狼戾謂之忤忤多
詐謂之僂僂愛觸忤人謂之僂僂手相弄人謂之獻獻
嘔嘔唾也歌歌笑也勗勗力作也瞋瞋瞋不可測也
懶懶心神恍惚也吐吐市人聲也以手理物爲揀以手
拔物爲跌從上擇取物爲扒以刀解物爲剗剗置風日
中使之乾爲曝手進物爲搗莖賭博爲擲蒲連手唱歌
爲蹋踏長跪又拜謂之登躍上馬謂之騶步渡水謂之
蹇蹇軀身長也矧矧跛踦短人也替老人年九十也仵

仵小子也人初產子曰韻婦人孕病曰意小兒歐乳曰
覷小兒留髮曰鬚小兒兇惡曰歎頭老人不知曰盲老
女謂之妯娌婦謂之嫗嫗母也齊人呼母曰嫗楚人呼
母曰嫗江淮人呼母曰媿媿人呼母曰姐齊人呼姊曰
嫗嫗後宮女官名也媿女人惡稱也女肥曰媿媿女有
容儀曰媿女作姿態曰媿媿女妬男子曰媿罵女人之
辭曰老媿呼他人曰媿秦人呼人曰徐媿痲病也疰疰
惡病也痲痲疼痛也癩癩腰膝痛也肥肥手足曲病也
偻偻不伸也欬氣逆也欬欬氣逆病也臙臙腫欲潰也
臙臙欲臥也癩熟寐也睡一覺曰寤睡覺曰寤寤睡初

起曰夔夔不脫冠帶而寐曰寢殯殊死貌也癖斫欲死之貌也死曰大畸人戶版籍曰簡鮮俄戎人其人身有三角嶠野人其人身有獸文長豉國名其人髮長於身僕鉛南夷之國其人尾長數寸

飴食也溲飲也餹謂之糗餌謂之飴餅謂之餠謂之麩麥米粉餅謂之較糲糲餅謂之粦粦乾麩餅謂之饅酒母曰醪酒氣曰醖美酒曰醕酒味苦曰舍曰酎酒味淫曰韞重釀酒曰醕一宿酒曰奔酒濁曰殼曰醕醕酒壞曰醕酒巡市曰唼飲酒俱盡曰醕能者飲不能者止曰醕飲酒習之不醉曰漉醉倒曰踈醬曰醕曰醕曰醕醕

醬上白曰醕醕魚醬曰醕曰醕曰醕肉醬曰醕豕肉醬曰醕南人呼醬為齏南夷呼鹽為醕蜀人呼鹽為醕醕鹽也醕醋也醕醋別名也醕醕羹也煮肉脯剖肉切切熟肉臍切熟肉又煮醕五味調肉菜曰醕煮魚肉曰醕肉半生半熟脂飯半生半熟槩煮米多水謂之醕米穀稜謂之醕食稜稜謂之醕餅堅柔相著謂之醕醕菹醕乾菜瓜桃菹醕鹽漬果溲藏梨汁溲蜜藏木瓜糝醕無食味也醕醕無味也凡味美者醕苦者醕甘者醕酢者醕醕薄者為醕醕為醕臭敗者醕醕也醕小食也妬食謂之醕嗜食謂之醕食新謂之醕食飽謂之醕相飯

謂之朕秦人饋喪家食謂之殯孝楚人相謁食麥謂之
餽食不喚自來謂之效數 飲食之屬

衣領謂之衽衣袂謂之袖衣袖謂之襦袖謂之襦袖謂之襦
衽袖曲處謂之襦衣前襟謂之袂衣背縫謂之禱短衣
謂之襦謂之襦謂之襦袷長衣謂之移謂之袂頭衣襦
尻衣鞞面衣曰帙曰冕箭小禪衲小袴袂小襦襪小衫
襦褌小被襜褕巾也頭巾幘枕巾幘布巾幘帳上覆
曰幘帛衣謂之幘扇謂之蕤瓦謂之甍甍細布謂之絰
衣好曰袞袞衣破曰襤衫寬者袴大者袴衣不展者裝
衣至地者襲衣無袂者禴禴衣謂之袪謂之從復襦謂

之襖長襦謂之襦汗襦謂之襦襦衣動貌也袞新衣
聲也袞衣色鮮也帶頭飾曰釵釵襦袴也襦裙也甍獵
之韋袴也襦襪也屨履也履頭曰鞞履有頸曰屨素鞞
履曰鞞鞞繩履曰屨革皮曰鞞屨中絞繩曰鞞緣靴縫
曰鞞屨曰鞞鞞胡履鞞鞞胡被鞞補履謂之鞞補衣謂
之鞞縹婦人衣襦奴人衣襦鬼衣袂又謂之魃尼法衣
祇袂小兒衣袂袂其衽衣襦其履鞞鞞其皮履鞞鞞草雨
衣也敗天公破笠也 衣服之屬

高屋曰廡深屋曰廡空屋曰窳大屋曰廡廡地屋曰窳
地室曰窳瓦謂之甍瓦屋謂之甍半瓦謂之甍牡瓦謂

之甌謂之戔屋棟瓦謂之甌屋閒謂之糜牖旁柱榦門
上關閉門上小窗閣門樓上屋關門限樛門扇閉闔闔
高門也尿小戶也門聲曰闔曰闔曰闔曰闔曰關門閉
曰闔曰闔無門戶曰闔窗扇曰窳窗中網曰舞飛棉
斜桶也步欄長廊也屋壞爲鼓鼓屋破爲摧牘構木爲
廩曰椽編竹曰籬

宮室之屬

大鼎謂之鬯大孟謂之盞盞小孟謂之杝小釜謂之鈎
鏘謂之鏘鏘謂之鏘土釜謂之甗瓦盃謂之甗漉米竹
器謂之叵謂之簋篋謂之篋筭壓酒具謂之柶櫨謂之
醯打油具謂之榨炙具謂之弗練抄飯之具謂之粟箸

桶謂之籩以籌爲酒律謂之拗龍盪杯也榘杯也鍾瓶
也壺也甌瓶也受一升者鬯似瓶有耳者甍有耳之瓶
爲甗甗似盤有隔者標垆甗也大者爲甗爲甗甗盆底
孔爲甗取水具曰摺汲水器曰罐杼水器曰盃飯甗曰
椽酒器曰盃盃器甗竹器籩織蒲爲器併箴筐織具也
縣蠶之簿曰綬漂絮之簣曰箔收絲之具曰筴篙梳絲
使不亂者曰杓耕田器也鋤槎鐵齒杷也礪磳田中打
草器也冊插糞杷也鈐鏘大犁也鑿耜屬也凡農具謂
之土穰漁具曰籠簾曰露罟曰罾取魚之箔曰箔捕鱸
竹器曰策以竹筴沈水取魚曰籩以筍捕魚其門可入

不可出曰箴鐵有距施竹頭以擲魚曰銛連絲釣曰鉏
海中取魚竹曰簾篋絲網鼃細網乎罟小網帽駛釣船
也罟罟也鳥網謂之罨雉網謂之罨射鳥箭謂之舩弋
鳥具謂之箴篳箴所以捕鳥竹等所以射鳥弋射收繳
角謂之觥艦艇舩舩舩舩船也亦謂之艦亦謂之
舩船之大者謂之艦謂之艦舩兩槽大船謂之艦江中
大船謂之對艦海中大船謂之艦謂之艦舩船之小者
謂之舩謂之艦艇船謂之艦長艇船謂之艦短船謂之
艦水戰船謂之艦舩舟有屋曰艦舩舟頭畫鷁首曰艦
帆索曰舩挽船繩曰舩曰舩絞紋挽船箴曰舩纜舟竹索

曰箇船中飲水之斗曰榷候風之羽曰統船邊木曰橫
捍船木曰截船篙木曰柁船具曰箴曰舩舩脩船具曰
簷簷船行曰舩船不安曰舩水入船曰淦蜀人呼舟曰
舩暢轆車也轆輓兵車也轆輓喪車也車聲輾輾車破
聲輾車籃謂之箕謂之箕置板驢上以負物謂之祛飼
馬之籠篋刮馬之篋剝牛之筐篋穉穉牙也穉牙也
蓋錐斧也鞞箭室葫篋弧籀刀室鞞刀鞞曲刀曰鞞鋌
二尺曰鈴以木爲刀柄曰鋌鞞屬以盛賊頭者也鞞
脾刀箭瘡藥也角觥弓李陵以遺蘇武者也椎謂之柎
揆齊人語也謹謹鼓鳴也鼗鼓鼓初打也鼗鼓聲也腰

鼓大頭曰叟樂器以土爲之相黏曰絞脩况琴也篪笙
管也金精鏽玉光環鐵文鏤銅生五色鍍治金曰釵調
色畫繪曰盭畫韋曰駮工人治木之器曰錫屑瓦洗器
曰甄甌牀謂之昭几謂之膠榻謂之壩大篋謂之篋大
櫃謂之槩小籠謂之笞箐炭籠謂之差布袋謂之軒縣
物之鉤謂之鏃鉤倒懸者謂之鈎射鼠斗謂之桐幌幪
帷也檄棺覆也軼軸所以支棺者也瓦甄也亦曰甌甌
大者曰甌瓠大釘曰鈞鋸老人拄杖曰朶整髮之釵曰
梲枝鏽鎖中鏽也博欖子投子也火乾物曰烤曰燉油
敗曰職器缺曰齧未成器曰儻侗器用之屬

釋物

草生曰艸耨草生新達曰莠草莖疏曰穰蔓草有刺曰
葎鷄腸草謂之菘鼠耳草謂之蘘狗脊草謂之菝葜香
草曰菩曰草曰蘿芳曰燃支瑞草曰菝葜毒草曰葶藶
掘拔心草也薺茵水草也藜藜葍芋葍藟藟草也莧
草聲也菹蓋似韭莖似蒜菹似薯藷似芹藜風菜生陸
地其莖赤味如酪香如蘭蒼菜生水中楊枹菹薺菜也
胡菱香菜也亦曰香菱菹蕪酸而可食扶穠辛而可食
稊穠稻也禾盛謂之穠穗熟謂之稊禾重生謂之穠穠
甌甌瓜也小瓜瓠大瓜場土瓜芴冬瓜菰青皮瓜甌藟

藉蔥也菘遠蘆煎也蘘薏苡也簡箬竹也簍竹也黑竹
曰篔曰筴桃枝竹曰筍籊曰筍箴竹有文者箬實中者
曰箬曰筴易根而死曰箬笋冬生者箬小竹謂之笱胡
竹謂之筍籊西竹出會稽大極竹亦曰籊長百丈南方
以爲船板藤也蜀人以爲布蘘菊花也藕根小者曰苧
凡草木之華其貌苧苧草屬
樹種謂之豎小樹謂之樛檉木四布謂之樛其長條謂
之槎其枝相連引謂之嬋媛別生枝謂之岐木盛貌楚
木轉貌檉木下交貌樛香木曰棗曰樛堅木曰樛積樛
木也積平仲木也赤羅子陽樛木也樛樛可以爲箭筈

栲可以爲笏楓可以爲弓橫梧可以爲杖槭可以爲車
輶栲其皮可以爲索楠青木其皮葉可以爲衣被桑皮
也水榆子果名也出南中楠出蜀中其穗可食稀其汁
可食楸櫛其實可食楸其實如甘蕉厥皮可食楸梓其
實如檀机如榆查如桂栲如檀栲服之不妬不凋之木
曰櫛芟除林木曰櫛木屬
鷄謂之雀又謂之雛小鷄謂之鷄鷄雛出殼其聲鷄山
鷄謂之鷄蜺野鷄謂之鷄鷄鷄謂之鷄鷄謂之鷄鷄謂
之鷄又謂之鷄子規謂之鷄鷄鷄謂之鷄戴勝謂之鷄
鷄鷄鷄郭公也鷄蚊母也鷄鷄雛鷄也鷄鷄鷄也鷄青

色似鴉鳩鷓鴣蒼黑色似魚虎鷓鴣似鴨鷄足似鷓似
烏赤足鷓鴣似雉青身白首鷓似雕黑文赤頭鷓似鷓
白身赤尾三日六足鷓似山鷓長尾鷓似鷓短頸鷓
似鷓而黃鷓似雕而斑白鷓似鷓有冠鷓似鷓而小
鷓似鷹而小鷓似雉厥名自呼鷓似鷓人面四目有耳
見則天下旱鷓似鷓人面所在之國亡鷓蒼似鷓人面
一足冬見夏蟄著其毛使人不畏雷鷓似鷓似鷓
鷓似鷓似鷓似鷓似鷓似鷓似鷓似鷓似鷓似鷓似鷓
鷓小鳥鷓鷓小鳥鷓鷓美形鷓鷓人面鷓比翼鷓鷓其
毛五色黃鳥鷓鷓白喙鳥鷓水鳥黑色鷓鷓鷓自爲牝

牡鷓離自爲牝牡鷓三首三足鷓鷓三首三翼六目六
足鷓鷓喙長尺餘可爲酒器鷓鷓射之則銜矢射人鷓
鷓烏喙而蛇尾鷓不祥鳥也白首而赤口鷓水鳥也鷓
鷓越鳥也鷓鷓鷓鷓鷓鷓鷓鷓鷓鷓鷓鷓鷓鷓鷓鷓鷓鷓
鷓鷓鷓鷓鷓鷓鷓鷓鷓鷓鷓鷓鷓鷓鷓鷓鷓鷓鷓鷓鷓鷓
鷓聲曰嗚曰吵曰鷓鳥輕毛曰鷓鳥盛毛曰鷓鳥理毛
曰鷓鳥易毛曰鷓羣鳥弄翅曰鷓飛曰鷓初飛曰鷓鷓
小鳥飛曰鷓鳳六翮謂之鷓鳥屬
鷓狐犬也大犬狽守犬獫犬黃白色鷓黃犬黑頭狂短
頸狽短尾鷓遼東大犬豺羣犬走謂之猋相吠謂之吠

豮豮吠也豮吠不止也豮小犬吠也吠聲猶齧物聲豮
犬鬪猶鬪聲獬犬容頭進曰豮犬走草曰獬健者謂之
獬獬呼犬子炊炊吳人呼犬嚶嚶南越人呼犬優狡駿
馬驅驪野馬馳驅驪蕃馬馱馱蕃中大馬駢駿馬而
兔走曰驪兔旋毛在脊曰決驪馬毛逆曰駢馬色斑曰
駢馬馳謂之驪馬奔謂之馱馬行謂之馱又謂之駢駢
馬怒謂之驪眾馬走曰驪健者謂之驪良乘馬又牽
曰馱馬行不進曰驪駢驪馬似馬牛尾而一角牛無角
曰牝牛行遲曰牝曰牝牛病曰牝牛馬病曰牝豬謂之
牝小母豬謂之牝小野豬謂之獬小豚謂之獬豸行曰

豮豮聲曰豮曰狗豮求食曰豮其糞曰豮梁之良豮曰
豮胡羊曰豮靚蜀之石鼠曰豮其毛可爲筆驪豮鼠也
豮鼠豮鼠豮鼠豮鼠小鼠小鼠相銜而行者驪驪鼠一
月三易其腸者驪驪鼠鳴也圓駱駝鳴也豮豮豮豮
驪鳴也豮似鼠難似鼠而斑頭豮似豮而白首豮居似
豮而赤尾豮似牛而白首豮似羊而黑豮似狐而黃豮
豮似猿而白豮似牛而一曰白首豮似牛而人目四角
豮似羊而白耳九尾豮似豹而一角五尾豮似兔而黃
身白尾獨狒如虎而豮鬣馬尾朱豮似狐而魚翼豮如
豮厥自在耳豮豮似羊九尾四耳厥自在背抱似羊人

面厥目在腋辣似羊一角一目厥目在耳後眈似狼獵
狽似狼躡似猿犖似牛糞似鼠鏡似虎而小虎似虎
而有角善行水貓似狐善睡羸魚身鳥翼繁邪象身鳥
喙飛虞鹿頭鳥身天上神獸也山獐似犬見人則笑狢
徐似魚蛇尾豕目遇人則眠狐母如猿逢人則叩頭小
打輒死遇風還活鴛似馬而青一走千里獬胡似猿善
超絕巖坂狢似狐出則有兵移似犬其尾白其目若喙
赤出則有大兵蠶蛭似狐九尾而虎爪音如小兒是食
人獮狻是食猛獸石狢食猴狢食鼠鹿一歲曰麇二歲
曰麀貉雌者曰狢曰獮麀黑虎也虎聲虬兩虎爭聲瞿

飛獵獸也跳踴獸也左右有首踴獸足矣獸迹獸所食

之餘曰齧

獸屬

蟾蜍謂之蛟塘螂謂之蠅蚯蚓謂之蟻螻蛄謂之蠹守
宮謂之蠅鳴蟬謂之蠶螳謂之蠶蟻蚍蜉謂之蚋蚌蚶
謂之長
蛛謂之蚕蠹蜻蛉謂之蠓蚋蜻蛉謂之蚋蟻蚶謂之長
蚊蠃謂之蝮蝮謂之蝮蟪蛄謂之蚋蚋謂之蠓蠓蚶
謂之蜚謂之蠓瓜蟲甚桑蟲甚
米蟲蜜米中黑蟲蜃小者蚌蟻似鷄而小蜃蚶似蟬而
小蠶初生謂之蚘蠶謂之蠅蠶二眠謂之蠅分蠶謂
之疑移蠶就寬謂之棘小蜂螳黑蜂蚩小蜂生牛馬皮

中者螭蟻蟪之卵曰螭蟪蟪未蛻曰復螭朝生暮死
之蟲曰螭蟪雄者曰鯨鯨其子謂之鱗蜚似蟹四足擁
劍似蟹其螯赤亦曰執火節似蟹生海中鮪魴似蟹生
江中螭蛇也螭蟪蛇也蛇大者曰蟬是食小蛇張口則
蛇自入蛇之神者蜚蠊一身兩首六足四翼所見之國
旱條蟪似蛇色黃有羽蠟水蟲也似蛇而四足能害人
蝮蝦蟊也大如履能食蛇螫似蜚蠊蝮蟪似蛙蟪似蝦
寄生龜殼中食之好顏色蠟蝟似蟬味辛可食得其子
厥母飛來就之亦曰青蚨蠟似龜多膏可食蠟蟪似
蠶一頭數尾長二三尺左右有腳可食蠟似猿在地下

食人腦蝮聽似蜚蠊居樹上既下齧人復上樹聞人哭
乃去蠟似龜其甲有黑文可爲飾蝮亦曰猥猥是知
天雨將雨則於草木之下藏其身蝮蝮沙蝮也三蠟蛤
屬也蝮蟪螭蟪蝮蟪蝮蟪蝮蟪蝮蟪蝮蟪蝮蟪蝮蟪蝮蟪
木葉曰蝮 蟲屬

鯨似蝦無足鮪似蝦無足鮪似鮪鮪似鮪鮪似鮪而大
螭似鮪而豕尾鮪似鯉而鷄足鮪似蛇而四足鮪似鯉
而一目大魚鮪小魚鮪小鮪鮪鮪鮪鮪鮪鮪鮪鮪鮪鮪
曰鯨曰鮪海中大蝦曰蝮馬鮪魚生東海中婢鮪魚青
衣魚也朱鮪魚身而人面騰蒼身赤尾鮪有兩乳鮪有

橫骨在鼻前利如斧鬣鼻在額鱗口在腹之下尾之上
是有毒鰩有翼出入有光其聲如鴛鴦所見之國旱魃
鯢鯢鮒鰻鯪魴魷魮魹魺魻魽魿魚也魚盛謂之鱣魚
脂謂之鯪魚不鮮謂之鮓魚游水謂之澈割治魚謂之
魴以竹貫魚而乾之謂之魴魚屬

獯土精如狫鷲土精如鴈一足而色黃犯之殺人螭涸
水之精如蛇一身而兩頭呼之可取魚鼈江婁神女禳
大黃負山之神是能動天地之氣有夏孔甲實遇之羅
魃鬼也殍女鬼媼女神魃小兒鬼疔小兒病鬼魃癘鬼
鬼火燁鬼聲醜醜鬼貌魃鬼變魄崆山之下是有鬼

市渭水之中是有神人善夢之神曰宜榭竈上祭曰禪
物怪

妖小貌犂小貌鴉小貌奈上大下小之貌謗譟高也窳
窳深也續續多也觔練繩纆多也暘暘長也跃跳躑躅
長也勦駮長而不勁也捲錄短也輻轡不絕也熒熒火
不絕也郟邾駘駘頽頽窳窳不平也伎欻不齊也佻僞
不申也翫翫不安也厓厓不合也齧齧不相得也忝參
差也伛僂參差也猗猗倚拑猶旖旎也騶裏嫫嫫猶偃
偃也奕奕多節目也敝敝無文章也艷艷無色也
蒼艷色不深也黧黧色敗也黧黧大黑也黧黧不明也

刺剝不淨也膠膠相黏也繆絮相著也摺摺相和也攪
搥和襍也撼採搖動也鞍鞞礮的垂也韉鞞輦也皸皸
皮瘦寬也闕柯欲傾也蛆蛆好也醃醃香也賸賸臭也
事物之狀

小浮梅閒話 曲園襍纂第三十八 德清俞樾

余曲園之中有曲池焉曲池之中有小浮梅檻僅容
二人促膝夏日余與內子坐其中因錄其閒話稍有
依據者爲一編云

嘗論天地開闢事云有開闢演義一書書中詳言布置
日月星辰事鄙俚可笑余曰此本之佛經也按大集經
殊致羅婆菩薩告諸龍言賢劫初有一天子名大三摩
多其夫人與驢交而生人委棄廁中有羅刹婦收養之
及至長成身體端正福德莊嚴惟脣是驢故號爲佉盧
蝨吒大仙漢言驢脣也驢脣仙人學於聖法經六萬年

翹於一腳日夜不下天見大仙受如是苦時諸梵眾及
帝釋天并餘上方欲色界等和合悉來禮拜問大仙聖
人欲求何等驢脣言我念宿命過去劫時見虛空中有
列宿日月五星晝夜運行此賢劫初無如是事汝等憐
我願說日月星辰法用置立安施如我所願諸天皆悉
歡喜於是二十八宿及日月大小星宿皆次第安置據
此則日月星辰乃驢脣仙人爲之也演義家敷衍此事
泰西人又屬之天主
又論武王伐紂壹戎衣天下大定而世俗有封神傳一
書費如許戰爭一切仙佛皆來助戰究竟何所本余曰

東晉人僞作武成篇有云維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
民便有此意周書克殷篇武王遂征四方凡愍國九十
有九國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
萬有二百三十魔與人分別言之不知所謂魔者何謂
也使易封神傳爲馘魔傳不亦有典有則乎至太公封
神之說相傳甚古史記封禪書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
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
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此卽太公封神之說所自來
太公金匱云武王伐紂都洛邑明年陰寒雨雪十餘日
甲子平旦五丈夫乘馬車從兩騎止王門外尚父曰四

海之神與河伯風伯雨師耳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五神皆驚武王曰天陰乃遠來何以教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云云此亦可附會爲太公封神之一證也漢書藝文志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是太公之書甚多其閒奇怪之事當必不少封神傳所稱太公射死趙公明事考太公金匱云武王伐紂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於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問卜者占云崇在周丁侯恐懼乃遣使者詣武王請舉國爲臣虜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己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

壬癸日拔其足箭丁侯病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趙公明事卽本此敷衍也他如元始天尊爲道教之祖見隋書經籍志廣成子爲古仙人見莊子在宥篇赤松子見史記留侯世家赤精子見漢書李尋傳九天元女見史記黃帝本紀正義引龍魚河圖舊唐書經籍志兵書有黃帝問元女法三卷云元女撰元史輿服志有東南西北天王旗並繪神人右手執戟左手奉塔然則托塔天王亦有本也哪吒事疑亦出於佛書按夷堅志程法師條云值黑物如鍾從林閒直出知爲石精遂持那吒火毬呪俄而見火毬自身出與黑塊相擊然則

哪吒風火輪亦必有本也

妲己見尚書牧誓枚傳史記殷本紀固經史明文也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韋注曰有蘇己姓之國妲己其女也史記索隱亦云妲字己姓也是妲己姓己而袁子才小說乃妄云妲婦官之號己者以十干爲次弟眞無稽之言矣晉語云黃帝之子青陽與夷鼓同爲己姓然則妲己固亦貴族之女矣代醉篇引古今事物考謂商妲己狐精也或曰雉精猶未變足以帛裹之宮中效焉委巷之談卽今演義家所本考竹書紀年云帝辛九祀伐有蘇獲妲己以歸通鑑前編則在八

祀初學記引帝王世紀云紂二年納妲己未知其究在何年至其死也藝文類聚及御覽等書引帝王世紀曰周公爲司徒使以黃鉞斬紂頭懸於大白之旗召公爲司空又使以元鉞斬妲己頭懸於小白旗是殺妲己者召公也古今注云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元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則殺妲己者又太公也周書克殷篇云乃適二女之所旣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元鉞孔晁注云二女妲己及嬖妾史記亦云己而至紂之二女二女皆經自殺則妲己之外尚有一人也帝王世紀云紂自燔於宣室而死

二嬖妾與妲己亦自殺則妲己之外更有二人也此固不可考演義謂妲己有同類姊妹三人適與古事有合矣

又論伯邑考事余曰史記管蔡世家但云伯邑考既已前卒矣不言其所以卒而殷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云紂既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爲紂御紂烹以爲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是伯邑考見烹於紂其事乃真有之非小說妄言也然伯邑考事亦自有異同蓋史記謂之前卒固先武王而死者乃禮

記檀弓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鄭注曰權也正義曰文王在殷之世殷禮自得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而言權者殷禮若適子死得立弟今伯邑考見在而立武王故云權也據此又似文王之崩伯邑考未死矣又論小說中多言驪山老母余曰驪山老母實有其人非烏有也史記秦本紀申侯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按上文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生大業大業生大費大費生二子曰大廉曰若木大廉元孫曰孟戲中衍中衍之後遂世有功其元孫曰中潏生蜚廉

蜚廉生惡來以是言之戎胥軒爲中涵之父則中衍之
曾孫也酈山女者申國之女故申侯曰我先酈山女申
國姜姓則此女姜氏也謂之酈山女者申國之君娶於
酈山而生此女故以母名女謂之酈山女亦猶左傳顏
懿姬駿聲姬之例也其後自蜚廉至造父五世周穆王
封之於趙城春秋時趙氏其後也自惡來至非子六世
周孝王封之秦至始皇而遂有天下酈山女之遺澤長
矣漢書律歷志載張壽王言驪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
閒考酈山女爲戎胥軒妻正當商周之閒意其爲人必
有非常材藝爲諸侯所推服故後世傳聞有爲天子之

事而唐宋以後遂以爲女仙尊曰老母神仙感遇傳載
唐少室書生李筌常游嵩山得黃帝陰符經遇驪山老
母指授祕要宋鄭所南有驪山老母磨鐵杵欲作繡鍼
圖詩小說所稱非無自矣

又論太上老君余曰太上老君有二說舊唐書經籍志
丙部有太上老君六元皇帝聖紀十卷唐尊老子爲太
元皇帝則太上老君卽老子也隋書經籍志曰有元始
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常存不滅每至天地
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祕道謂之開
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

是其年號其閒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其承受據此則太上老君又非卽老子矣古書言美人多曰毛嬙西施毛嬙究何人也余曰莊子齊物論篇釋文引司馬彪曰毛嬙古美人一云越王美姬也毛嬙無事蹟可考固不足論惟西施事蹟甚著而亦有可疑者管子小稱篇曰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考管子在吳夫差前幾二百年而其書已有西施何歟然猶可解曰管子之書多後人附益或非其本文也乃莊子齊物篇厲與西施釋文出西施字而引司馬曰夏

姬也夫司馬彪乃晉祕書監西施事昭然在載籍中已數百年彪豈不知之而顧以爲夏姬歟此真不可解矣或者司馬原文本云吳王美姬也與毛嬙稱越王美姬一例傳寫脫誤耳至扁舟五湖古今豔稱之而墨子親士篇云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西子又似不得其死者丹鉛總錄曰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合隨鴟夷以終且爲之說曰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之

遂以子胥之鳴夷爲范蠡之鳴夷乃墮後人於疑網以
上並升庵說升庵多臆說未知可據否然范蠡事亦有
異辭呂氏春秋悔過篇云箕子窮于裔范蠡流于江離
謂篇云范蠡子胥以此流是范蠡之死與子胥同賈子
新書耳痺篇云范蠡負石而蹈五湖大夫種紫領謝室
渠如處車裂回泉自此之後句踐不樂憂悲薦至內崩
而死可知越之君臣皆不令終疑吳亡之後西子仍歸
范蠡及范蠡負石蹈湖越人亦沈西施於江使從范蠡
故曰令隨鳴夷以終此鳴夷仍謂范蠡若是子胥當云
浮西施於江以謝鳴夷豈得云從鳴夷以終乎終對始

而言西施始未嘗從子胥又何終之有升庵此解殆失
指矣要之范蠡西施事不妨兩說並存如吳越春秋所
云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則西子亦
從范蠡而去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鳴夷是
也如呂覽賈誼所言則西子亦從范蠡而死吳越春秋
逸篇云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鳴夷以終是也二者孰是
固不可考矣

因毛嬙論及王嬙余曰王嬙事具正史漢書匈奴傳竟
甯元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
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號甯胡閼氏生

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死立雕陶莫臯
爲復株橐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爲須
卜居次小女爲當于居次新都侯王莽秉政乃風單于
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師古曰云者其女名
後漢書南匈奴傳昭君字嬀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
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
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
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
漢宮顧影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
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

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令從胡俗遂復爲後單
于閼氏前後漢書所言止此至西京雜記乃有誅畫工
之說所誅畫工毛延壽陳敞劉白龔寬陽望樊育不止
一毛延壽也至馬上琵琶實非昭君事文選有石季倫
王明君詞一首其序曰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
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然則琵琶作
樂乃因烏孫公主而推之昭君想當然耳而至今流布
丹青傳之樂府杜少陵亦有千載琵琶之句矣琴操曰
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年十七獻元帝此可補漢書所
未及琴操又云昭君吞藥而死此殆如長笛賦所云屈

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非事實也元人馬致遠漢宮秋
曲云明妃和親行至黑龍江投江而死良由惜其淪落
故創此說爲美人一洒之事雖失真不必辨也

俗傳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
死一哭而長城爲之崩范郎妻果何人歟余曰唐釋貫
休禪月集有杞梁妻一首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
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烏烏似乎
哭長城而崩者卽杞梁妻矣日知錄謂其并左傳孟子
而未讀此固不足據所謂范郎妻者究不知爲何人漢
書匈奴傳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

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眾完保之因以爲名然則范郎
妻疑卽范夫人乃夫死而完保其城非夫死而一哭崩
城且漢時人非秦時人也傳者以此事牽合杞梁妻事
致失其實

俗傳馬融附梁冀及清河王卽位冀爲人所殺融賴其
女以免此事有之乎余曰此流俗妄傳也後漢書馬融
傳曰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
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
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又曰初融
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

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是融生平以此二
事得罪名教至今蒙垢士君子立身不可不慎也考梁
冀傳順帝時已拜大將軍帝崩冲帝始在繼祿太后臨
朝詔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冲帝又崩
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嘗朝羣臣曰冀曰此跋扈將軍
也冀遂令左右進鳩加煮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至延
熹二年帝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
比景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是時桓帝立十三年
矣清河王蒜者乃清河恭王延平之子據本傳冲帝崩
徵蒜詣京師將議爲嗣會大將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

帝罷歸國蒜爲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
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騰謁蒜蒜不爲禮及帝崩公卿
皆正議立蒜而曹騰說梁冀不聽遂立桓帝蒜由此得
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訛言
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
謝暲將至王宮司馬門曰當立王爲天子暲爲公暲不
聽罵之文因刺殺暲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因劾奏蒜
坐貶爵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是清河王蒜在當日實
有賢名冲質兩帝之崩皆議立之乃一時人望所歸爲
冀所阻不得嗣統并不得善終而至今流傳猶有清河

王爲天子之說直道在人千載不泯固如是夫冀憚清河賢明立質帝而質帝有跋扈之疑立桓帝卒爲所誅小人誤國而仍無益于身家何益哉至馬融有女則見後漢書列女傳曰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云云與傳奇事實全無一合又云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情賦云是融不止一女也

因馬融遂及蔡邕事余曰此則前人論之詳矣元高則誠琵琶記本爲王四而作記以琵琶名以其中有四王字也託名蔡邕者以王四少賤嘗爲人種菜也按唐李肇國史補載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一視之初一室爲酒庫其外畫神曰杜康又一室曰茶庫復有神曰陸羽又一室曰菹庫復有神曰蔡伯喈則蔡茶同音沿訛已久元曲以茶傭爲蔡邕非無自矣惟後漢書本傳云父棧亦有清白行謚曰貞定公注又引祖攜碑云攜字叔業順帝時以司空高第遷新蔡長年七十九卒長子棧字伯直處俗孤黨不協於時垂翼

華髮人爵不升年五十三卒則中郎家世犁然可考不似俗所傳也陸放翁詩云身後是非誰管得沿邨聽唱蔡中郎然則中郎事之流傳失真不始於元曲矣長洲褚人穫堅瓠集引唐人小說云唐有蔡節度者微時與牛相國僧孺之子繁同學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字蔡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既而牛能將順於趙趙亦無妨於牛東嘉感其事而作此書果有此事則與琵琶記適合惟唐人小說不知何書考玉泉子無撰人名氏云鄧敞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謂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門子能婚乎當爲君展力時

敞已婚李氏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挈牛氏而歸牛氏至知其買已也請見李氏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豈無一嫁處邪其不幸豈惟夫人今願一切與夫人同之云云此事於牛丞相女頗符而蔡趙皆不合未知堅瓠所引卽此事否恐亦不足據也又問貂蟬事有其人乎余曰王允與呂布謀誅董卓初無婦人與其事惟後漢書呂布傳曰卓以布爲騎都尉誓爲父子甚愛信之嘗小失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然則俗傳鳳儀擲戟事固出有因而所

謂貂蟬者卽因婢事而附會成之也後漢書董卓傳卓朝服升車旣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此少妻當別一人非卽呂布所通之傅婢也至呂布妻不詳何人三國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曰布見備甚敬之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又云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問外同聲大呼布不知反者爲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溷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又曰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守城也如

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妾昔在長安已爲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是布固惟婦言是用然不知妻爲誰氏也又關雲長傳注引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雲長啟公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啟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雲長心不自安據此則呂布妻必美且又牽涉關公雜劇有關公月下斬貂蟬事卽因此附會也俗傳關公善用刀至今有關刀之名考之正史張益德之用矛則信有之本傳云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

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此張益德用矛之證也關公本傳無一刀字傳云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按周禮考工記刺兵欲無蝟鄭注云刺兵矛屬古人用字精審關公傳既用刺字則其殺顏良疑亦用矛若用刀必不云刺也吳志魯肅傳肅住益陽與羽相距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此卻有刀字然恐是佩刀耳明章漢圖書編軍器類中列鞭鏑二圖稱鞭爲尉遲敬德所用鏑

爲秦叔寶所用識者譏之世稱關刀殆亦秦鞭尉遲鏑之類也又考殺顏良事見本傳至文醜則非關公所殺魏志武帝紀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縱兵擊大破之斬醜世以顏良文醜並關公所殺非事實矣又殺良醜在建安五年至六年紹使劉備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不利爲都所破是蔡揚事與顏良文醜事不在一年世并以蔡揚爲關公所殺更失之矣演義事不勝辨偶因顏良事而及此問諸葛武侯六出祁山事有否余曰此增飾之談也考蜀志諸葛亮傳建興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六年身率

諸軍攻祁山馬謖爲張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此一出也是年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此再出也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眾欲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此三出也九年亮復出祁山糧盡退軍此四出也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此五出也然則亮自出伐魏止有五次且惟第一次弟四次至祁山則六出祁山非事實矣後主傳建興五年春書丞相亮出屯漢中六年春又書亮出攻祁山以亮本傳考之此實一役蓋以五年出

六年還也俗傳六出或卽因後主傳分書兩年而致誤

耳

因三國演義而及西遊記余曰取經之事自古有之隋書經籍志云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廷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此中國遣使求經之始又云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域至于闐國得經九十章元康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般若經

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游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參共辨定後魏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此皆中國至西域求經故事而法顯之役至今尚有佛國記一卷備載顛末始於後秦姚興宏始二年與慧景道整慧應慧暹等同發長安度隴至乾歸國禱檀國度養樓山至張掖鎮又遇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等諸人或分或合

或先還慧景度小雪山道整留中天竺不還獨法顯順恆水東下乘商人大舶泛海至青州長廣郡盼計自發長安六年到中國即中天竺停六年還三年往返凡十五年從陸路往從海道返其中事蹟頗亦詭異使敷衍成書亦一西遊記也乃元奘事至今婦豎皆知而此等事湮沒不著事之顯晦固亦有數邪

舊唐書方伎傳僧元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嘗謂翻譯者多有譌繆故就西域廣求異本以參驗之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元奘既辨博出羣所在必爲講釋論難蕃人遠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

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采其山川謠俗土地
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見
之大悅與之談論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宏
福寺翻譯是元奘此行並非奉敕而往惟其還也詔爲
翻譯耳所著西域記惜不得見太宗三藏聖教序云翹
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塗間
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
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此數語亦
足見其梗概矣又太平御覽引獨異志及唐新語云沙
門元奘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

不可過奘不知爲計乃鎖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
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牀上獨坐莫知來由奘乃禮拜
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
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
而歸此卽小說家之濫觴歐陽文忠集于役志云壽甯
寺本徐知誥故第甚宏壯畫壁尤妙周世宗入揚州時
以爲行宮盡朽壞之惟經藏院畫元奘取經一壁獨在
然則元奘取經事在五代時已流布丹青矣
問世傳西遊記是邱真人作借以演金丹之旨信乎余
曰此妄傳也按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地理類有長春

真人西遊記二卷注云李志常述邱處機事此別是一書按元史邱處機傳太祖自奈曼命近臣持詔求之乃發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蓋蹠血戰場避寇叛域絕糧沙漠自崑崙歷四載而始達雪山常馬行深雪中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此邱真人西遊故事記中所載多及西域地理故入地理類俗人不知乃以元奘事屬之大非其實矣

後漢西域傳論有曰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注引前書杜欽曰芻賓悔過來順使者送至縣度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臨

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又引釋法顯游天竺記云西度流沙屢有熱風惡鬼過之必死云云然則火燄之山流沙之河乃真有之又述異記云大食王國在西海中有一方石石上多樹幹赤葉青枝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足頭著樹枝使摘一枝小兒便死亦見舊唐書西戎傳是所謂人參果者亦竟有也

因論世閒小說亦有所依託不盡無稽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稱隋唐演義所載隋唐閒事幾於無一事無來歷信乎余曰所載煬帝事皆本海山記迷樓記開河

記三書此三書並載明吳瑄古今逸史中無撰人名氏本非實錄小說家據以敷衍較之鑿空撰造者稍有據耳惟矮民王義實自宮不畜妻子帝未遇害義先自刎死則小說所載又不無增益其詞也至煬帝諸子並無至突厥者隋書煬三子傳齊王暕遺腹子政道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爲隋王中國人沒入北蕃者悉配之以爲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歸于大唐授員外散騎侍郎是入突厥者煬帝之孫非趙王杲也杲死江都之難未嘗至突厥而政道又與蕭后偕往非如小說所云王義夫婦奉之而去也

又此書託始於秦叔寶而所載叔寶事多無稽考羅藝傳曹州女子李氏爲五戒自言通於鬼神高祖聞之詔赴京師因往來藝家謂藝妻孟氏曰妃骨相貴不可言必當母儀天下孟篤信之命密觀藝又曰妃之貴者由於王王貴色發矣十日閒當昇大位孟氏由是遽勸反孟及李皆坐斬是藝妻孟氏非秦也所傳秦叔寶事多非其實

因秦叔寶事類及薛仁貴余曰據舊唐書本傳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異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張弓大呼先入所向無前太宗遙望見之遣馳問先鋒白衣

者爲誰特引見賜馬兩匹絹四十匹則俗傳爲白袍小將固有徵矣高宗稱其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漢北遼東咸遵聲教者並卿之力也則其爲一朝名將固不必言其子訥自有傳始爲藍田令其後突厥入寇武后以訥將門使攝左武威將軍安東道經略久當邊鎮之任累有戰功開元二年討契丹爲所覆訥脫身走免制削其官爵吐蕃寇臨洮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大破賊眾錄功拜左羽林軍大將軍復封平陽郡公卒謚昭定史稱其沈勇寡言臨大敵而益壯是訥固不愧將門之子其弟楚玉開元中爲幽州大都督府長史

以不稱見代而卒訥子暢拜朝散大夫薛氏一門可考

者如此世人附會云薛家世爲名將則非也

舊唐書高祖二十二子傳衛王元霸高祖第三子也早薨無子武德元年追贈衛王謚曰懷是元霸一無事蹟而小說家乃傳其神勇不知其所自矣

問虬髯公事有否余曰此雖本唐人小說亦不足據虬髯本傳稱貞觀中靖位至僕射東南蠻奏曰有海賊以千艘積甲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內已定考新舊唐書並無扶餘國惟高麗百濟並云扶餘之別種也高麗國中有扶餘城武德七年高麗王建武懼伐其

國乃築長城東北自扶餘城西南至海千有餘里是高麗方據扶餘城以自固豈他人得襲而有之也又考薛仁貴傳云乾封初高麗大將泉男生內附遣將軍龐同善高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率國人逆擊仁貴領驍勇赴救乘勝進攻扶餘城遂拔扶餘城扶餘川四十餘城乘風震懼一時送款使誠有虬髯事亦不久殘破矣演義家所稱名將在唐曰薛家皆薛仁貴子孫也在宋曰楊家皆楊業子孫也薛家事既考之矣楊家事如何余曰楊業諸子見於史者曰延朗延浦延訓延環延貴延彬而延昭最知名卽延朗改名也史稱延昭智勇善

戰所得奉賜悉犒軍未嘗問家事出入騎從如小校號令嚴明與士卒同甘苦遇敵必身先行陳克捷推功於下故人樂爲用在邊防二十餘年契丹憚之曰爲楊六郎至今楊六郎之名固猶在人口也延昭子文廣以討賊張海功授殿直范仲淹宣撫陝西置麾下從狄青南征後爲定州路副都總管遷步軍都虞候蓋亦不墜其家風者此楊家之大略也

因論宋人之最著者曰包龍圖幾於婦豎皆知所傳事實固有徵乎余曰包孝肅之爲人宋史本傳稱其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則

與世所傳亦小異矣惟史載其知天長縣時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嚮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則亦頗有鉤距之術世所演爲龍圖公案者或卽由此也至元人百種曲有斷立太后事此乃借李宸妃事爲之考宋史李宸妃杭州人初入宮爲章獻太后侍兒眞宗以爲司寢已而生仁宗章獻以爲己子仁宗卽位妃默處先朝嬪御中終太后果仁宗不自知爲妃所出明道元年疾革進位宸妃薨年四十六後章獻太后崩燕王爲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仁宗號慟尊爲皇太后是李宸妃

本末如是安有如俗所傳者哉直以爲章獻所抑當時本有死於非命之說故傳至後世猶有此紛紜之論耳按王銍默記載有王氏女自言得幸神宗生子冷青以繡抱肚爲驗趙概包拯鞠得其奸詐狀並處死則與世所傳適相反也而默記又載張茂實太尉章聖之子尚宮朱氏所生章聖畏懼劉后凡後宮生皇子公主俱不留以與內侍張景宗令養視遂冒姓張又云厚陵爲皇太子茂實入朝至東華門外居民樊用者迎馬首連呼曰虧你太尉茂實惶恐執詣有司以爲狂人而黥之是當時此等異說甚多宜流傳至今以爲口實也

又論狄青事余曰狄青本傳但云臨敵被髮帶銅面具
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無他異也然起家行伍位至
樞密使史稱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怪請出青
於外以保全之歐陽文忠集有論狄青劄子極言其以
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於國家不便且以朱泚事爲戒
則在當日已嘖有煩言小說家神奇其說固無怪矣清
波雜志云向於建康於鄰人狄似處見其五世祖武襄
公收儂智高時所戴銅面具及所佩牌上刻真武像世
言武襄乃真武神也此卽小說家所本

因問宋時貝州王則之亂如俗所傳否余曰王則之亂

在宋仁宗慶曆七年冬凡六十六日而平其討平之者
文彥博明鎬也王則事詳明鎬傳曰王則本涿州人歲
饑流至恩州隸宣毅軍爲小校恩冀俗妖幻相與習五
龍滴淚等經及圖讖諸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
世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約以慶曆八年正旦斷澶州
浮梁亂河北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
事覺被執故不待期亟以七年冬至叛僭號東平郡王
以張巒爲宰相卜吉爲樞密使建國曰安陽改年曰得
聖是張巒卜吉皆實有其人餘則烏有子虛也宋史列
女傳云趙氏貝州人王吉反聞趙氏有殊色使人劫致

之欲納爲妻趙日號哭慢罵求死賊愛其色不殺多使人守之乃給曰必欲妻我宜擇日以禮聘賊信之使歸其家家人懼其自隕得禍於賊益使人守視賊具聘帛盛輿從來迎趙與家人訣曰吾不復歸此矣問其故曰豈有爲賊污辱至此而尚有生理乎遂登輿涕泣而去至州廨舉簾視之已自縊輿中死矣今小說亦載此事蓋真有之

因問宋江方臘事余曰宋江事見張叔夜傳叔夜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兵莫敢嬰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閒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鉅舟十餘載鹵

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是宋江降後無使討方臘事方臘事見童貫傳云方臘者睦州青谿人也世居縣場村託左道以惑眾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眞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臘益得憑藉以自信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宣和二年十月起爲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蘭谿靈山賊朱言吳邦剡縣讐道人仙居呂師囊方巖山陳十四蘇州石生歸安陸行兒皆合黨應之徽宗

始大驚遣童貫譚稹爲宣撫制置使率禁旅以東三年
四月生禽臘及妻邵子毫二太子僞相方肥等五十二
人又韓世忠傳方臘反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時有
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清谿峒
問野婦得徑卽挺身仗戈直前度險數里擣其穴格殺
數十人禽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爲己功
是禽方臘者韓世忠也乃生前旣爲辛興宗冒功而數
百年後稗官演說又歸之於武松抑何靳王之不幸也
惟侯蒙傳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
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谿盜起

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
也命知東平府未至而卒是赦宋江以討方臘侯蒙有
此議而實未之行小說家卽本此附會耳又宋江原止
三十六人周公謹載其名於癸辛雜志云宋江晁蓋吳
用盧俊義關勝史進柴進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劉唐
張青燕青孫立張順張橫呼延綽李俊花榮秦明李逵
雷橫戴宗索超楊志楊雄董平解珍解寶朱仝穆橫石
秀徐甯李英花和尚武松今小說家以三十六人爲天
罡又增益地煞七十二人而此三十六人中晁蓋又不
與焉李英訛爲李應皆非其眞也明郎仁寶七修類稿

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昨於舊書肆中得鈔本錄鬼簿乃元人大梁鍾繼先作載元宋傳記之名而於二書之事尤多據此知原亦有本因而增成之也
嘗縱論傳奇因及崔張事余曰此本唐人會真記夫人而知之矣惟所謂鄭恆者據唐宰相世系表鄭氏二房允伯後實有名恆之人今濬縣有一碑云唐故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給事郎試太常寺奉禮郎攝衛州司法參軍秦貫撰碑稱府君諱恆則卽其人也其二云高祖世斌曾祖元嘉祖有常烈考探賢按世

系表世斌元嘉實有之然恆則敬道之後世斌元嘉則敬德之後與碑固不符也據碑恆享年六十夫人以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病終年七十有六女一人適范陽盧損之嗣子六人瑱珮瑾玘璿琬考金石者謂足辨會真記之誣然此有二碑一碑云府君諱恆一碑云府君諱遇文皆相同疑好事者得鄭遇碑而易其名曰恆以欺世耳未足據也

又及王十朋事余曰此謂言不足據褚人穫堅瓠集引南窗閒筆云錢玉蓮宋名妓從孫汝權某寺殿梁上題信士孫汝權同妻錢玉蓮喜捨又引聽雨增筆云孫汝

纂三十六
權乃宋朝名進士有文集行世玉蓮則王十朋之女也
十朋劾史浩八罪乃汝權嗾之史氏子姓怨兩人刺骨
遂作荆釵記以玉蓮爲十朋妻而汝權有奪配事此二
書余皆未之見未知足據否要之王十朋事與蔡中郎
同一不根也

又及西樓記余曰袁子才隨園詩話云龔端毅公定山
堂集有觀袁鳧公水部演西樓傳奇一首蓋康熙初年
事也所云虞叔夜卽鳧公之託名王子堅先生曾親見
鳧公短身赤鼻長於詞典莫素輝亦中人之姿面微麻
貌不美而性耽筆墨故兩人交好爲趙某所忌故假趙

伯將以刺之又紀文達如是我聞云西樓記稱穆素暉
豔若神仙吳林塘言其祖幼時及見之短小而豐肌一
尋常女子耳以袁紀兩公所言徵之則穆素暉果實有
其人也

元人禠劇有呂洞賓度城南柳事然則世所傳柳仙其
信有之乎余曰此傳訛也據宋鄭景望蒙齋筆談云余
記童子時見大父魏公自湖外罷官還道岳州客有言
洞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南一古寺題二詩壁間而去
其一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城南
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云寺有大古松呂始至

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松顛徐下致恭故詩云然

庫全四

書題要云全錄葉然則老樹乃松也非柳也傳寫者誤

老樹精為柳樹精遂訛傳為柳仙亦可笑矣洪邁夷堅

志云岳州城南有呂仙翁詩所謂惟有城南老樹精分

明知道神仙過也至建炎中松猶存紹興二十三年大

風拔樹無數此松遂枯有道人適至折已仆一枝插于

旁呪曰彼處難安身移來這裏活自是日以暢茂即今

穉松也道人蓋翁云然則此松當日固在人耳目前豈

得改為柳也

坊間有今古奇觀一書襍取古事敷衍成書如許武事

見後漢書許荆傳此固本之正史者他如羊角哀事出

烈士傳引見文選注吳保義事出紀聞引見太平廣記裴晉公事出

玉堂閒話李汧公事出原化記但不云李汧公其餘如金玉奴

為紹興閒士人事王嬌鸞為天順閒周廷璋事芙蓉屏

為至正中崔英事鳳皇球為萬厯初吳江錢生事鴛鴦

簿為嘉靖閒崑山民事百寶箱為萬厯閒浙東李生事

有情史一書羅列無遺惜情史不注所出書余亦不能

言也又蔡女忍辱報仇見祝允明野記蓋亦明代事按

七修類稿云小說起宋仁宗時太平盛久國家閒暇日

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即云

話說趙宋某年云云然則此書固小說之正宗矣惟以伯牙爲俞姓則不可信徧考古書未有言伯牙之姓者不得假借爲衰宗生色也

紅樓夢一書膾炙人口世傳爲明珠之子而作明珠之子何人也余曰明珠子名成德字容若通志堂經解每種有納蘭成德容若序卽其人也恭讀乾隆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

上諭成德於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舉人十二年癸丑科中式進士年甫十六歲然則其中舉人止十五歲於書中所述頗合也此書末卷自具作者姓名曰曹雪芹袁子才詩話云曹練亭康

熙中爲江甯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極風月繁華之盛則曹雪芹固有可考矣又船山詩草有贈高蘭墅鶚同年一首云豔情人白說紅樓注云傳奇紅樓夢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然則此書非出一手按鄉會試增五言八韻詩始乾隆朝而書中敘科場事已有詩則其爲高君所補可證矣

納蘭容若飲水詞集有滿江紅詞爲曹子清題其先

人所構棟亭即曹雪芹也

行吉人爲善自有吉神依之凶人爲惡自有凶神依之吉神依吉人無事左之右之有事護持之凶神依凶人方其盛也則助之爲惡及其衰也從而侮

其之甚者殺其身

話說趙宋某年云云然則此書因小說之正宗矣惟以伯牙為俞姓則不可信徧考古書未有言伯牙之姓者不得假借為衰宗生色也

明曹雲其也

人祖耕耕亭贈炙人口世傳為明珠之子而作明珠之

藉限其欲高昏世漸可鑑矣

五珠歸欲曹千斷斷其夫

會始即正言人隨精故算劉陣而書中幾探幾事与首

夢人十回以對其蘭望世漸然傾世書裝出一手遊歷

蘭望與同筆一首云體部人自隨珠對世云書皆珠對

繁華文溢限曹雲其固首世告矣又賦山詩草首韻高

照中為玉甯蘇其子雲其對珠對夢一書謝世風且

續五九枝譚 曲園襍纂第三十九 德清俞樾

尤西堂有五九枝譚余曾命精舍諸生續之因亦作

此詞藻不及西堂枝離膠葛殆有過之矣

地實而有形天空而無物去地一尺如此去地億萬里

至於無算亦止如此世俗謂天上有鬼神誤矣有人之

處方有鬼神人所不能到則鬼神亦無有

鬼神依人而行吉人為善自有吉神依之凶人為惡自

有凶神依之吉神依吉人無事左之右之有事護持之

凶神依凶人方其盛也則助之為惡及其衰也從而侮

弄之甚者殺其身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者正所以爲久計也然在未變之時固非人意計之所能及且如春秋之時設有告之者曰今而後將有所變革矣以大者言之天下之諸侯大而晉楚齊秦小而邾滕莒杞皆將蕩然無有而以守令治之如今之邑宰者然人必譁然不信也曰自有天地卽有封建此豈可變乎又以小者言之席地而坐列鼎而食異日不復然也坐則椅橙食則槃碗人又譁然不信也曰凡事可變飲食之事不可變高坐而食艱疏不安尙能下咽乎乃數百年後竟如其說此古人所不料也天地無窮耳目有限遷流所至固不

能以管規蠡測矣百世可知亦是言其常理耳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爲三代以上言之也三代以上兵農不分兵卽農也於農事之暇講習戎事肄坐作進退之法辨鼓鐸錫鑼之用有備無患法至善也故曰忘戰必危至於後世兵農分矣所謂兵者乃其桀驁不馴之人好勇鬪狠愍不畏死之尤者也聚此等人千百爲輩置之一處譬猶豢千百虎狼於欄檻之中稍有疏虞咆哮突出攫市人而食之矣自昔承平之世兵額往往不足其挂名於籍者疲癯老弱無所不有非不知其不足用也雖不足用固不爲患若夫四郊無壘而好言兵

旅移軍容而入國出利器以示人聚彼好亂之徒假以
殺人之具此豈可以久而不變邪故三代以下不忘戰
九危
衛靈公問陳孔子對以未學然則孔子不知戰矣而又
曰我戰則克何歟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蓋教之一字孔子之兵法也是
故人人言富強而孔子言富教教即所以爲強也此意
惟孟子得之故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
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
兵矣孝弟忠信卽是兵法孔孟韜畧百倍孫吳

孟子言夫志氣之帥也此言卽可悟養生之理蓋人之
所以運動而生者皆氣爲之也然用氣如用兵必以心
爲之帥帥得其職則可以用兵而兵有捍禦之用無譁
潰之虞心得其職則可以用氣而氣有運動之功無潰
決之患苟氣不爲心用而自爲用譬猶兵無紀律其病
百出結而爲瘤贅隔而爲癰疽奔而爲喘欬甚者以氣
動心或爲狂易或爲癡騷心且聽命乎氣而爲大亂之
道矣學者要使心得其職不爲氣用乃可以調服龍虎
和養鉛汞而得水火既濟之道也
醫者仙聖之所作也仙聖旣沒醫遂失傳矣世謂用藥

如用兵余謂用兵易用藥難何也兵以禦敵敵之所在其來何從其去何往斥堠可憑偵探可得藥以治病病藏於中而不可見也診之於脈脈又微妙而難言也敵顯而病隱其難一矣以兵遇敵則有戰而已矣譬猶大黃芒硝專事攻擊無他事也病則不然有宜攻者有宜補者有攻補均不可而補爲攻攻爲補者譬猶兩軍相接奔命不暇而又欲使游夏之文學兼化以弦歌卓魯之循良更敷其患澤是用兵惟一道而用藥有多方其難一矣以是而言醫豈易爲哉有周公之才之美而後周禮三百六十官可以治國有黃帝岐伯之聖之明而

後本草三百六十種可以治病不然則惟有時其起居節其飲食庶幾無疾而已不幸有疾亦勿服藥宜以養心者治氣使氣血調和疾當自去也

曲禮八十九曰耄鄭注曰愒忘也可知老而善忘理所宜然卽如曾子暮年愒忘特甚或問何以知之余曰孟子稱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曾元旣以亡對何敢復進不畏曾子詰問邪可知曾子老耄善忘移時之語不復記憶曾元但求老父加餐不欲分甘子婦故亡矣之對聊以應一時之問旣而復進則曾子已不記有向者之言也卽此一事而曾子

老耄情形千載下猶可想見矣吾家太夫人年逾九十精力未衰而健忘則日甚因書此語聊以自寬古之言經者曰五經曰六經曰七經曰九經至於今而十三經列于學官學者從事其中已有莫殫莫究之歎然經固止於十三而不能益之至於十四也史則不然自漢以來才二千餘年而號爲正史者二十有四然則此後再二千餘年不且爲四十八史乎過此以往又豈可以數限乎且後之史必繇於前之史宋之享國不如漢唐之久而史則倍於漢唐元之享國更短而史亦與漢唐等若以元爲率大約一百年之國可得二百卷之

史準此以推河漢無極不特不能讀且亦非吾人畝宮堵室所能容也隋劉臻精於兩漢時稱漢聖然兩漢本不甚多研精乎此譬猶專一經耳後世之史恐臻亦不能聖矣故史日盛而史學日衰亦不可如何者也戴記錄衛孔惺鼎銘此古人之陋也夫論銘而止舉孔惺一銘爲證亦淺之乎論銘矣蓋漢時古鐘鼎彝器多未出土人所罕見偶得此銘見其文詞古雅異而錄之遂爲戴氏所掇取至今列之於經文章傳後有幸不幸此亦其一也若在趙宋以來古器日出歐趙以後著錄益多銘之佳者不勝舉矣孔惺之銘其人其事皆不足

言又何足錄

古人之書直傳後人之書橫傳何以言之古人力量大氣魄厚其所著書生前往往深藏不出其子若孫世世守之其門弟子亦世世守之積十數傳後乃始流布而遂以大顯於世如公穀之於春秋皆口相傳受至漢世始著竹帛而至今列於學官人人誦習此所謂直傳者也後世則不然其力量其氣魄固遠遜古人而子孫又無弓冶箕裘之學門下弟子又無抱殘守缺之心甚者文人相輕俗流多忌白香山之文封於塵篋李長吉之詩投之糞廁如此之類又豈少哉故自五代和凝自刻

其集宋後士大夫踵而行之要在及我生前手定詩文傳之海內先使海內多有其書然後希冀百餘年後有一二本之倖存者以傳之永遠此所謂橫傳者也古人不橫傳而能直傳後人欲直傳必先橫傳此亦古今之異矣

生前有二事人人歸之於命科名一也官職二也死後有二事我亦歸之於命文章傳世一也沒而爲神二也唐宋人著述湮沒不傳者豈少而流傳至今者往往亦不甚佳文章之傳不傳豈非命乎蔣子文秣陵一尉耳六朝時尊之爲帝至以配天鍾山之廟至今猶在夫古

來奇偉非常之士高出於蔣者不知凡幾何彼之沒沒此之赫赫也且亦非獨蔣也張惡子似非台名劉猛將軍金龍大王羌無故實如此之流蓋亦多矣沒而爲神豈非命乎
仁義者先王之蘧廬可一宿而不可久處也仕宦亦然人若終身不入仕途未免氣象酸寒儀容草野然久於其中則又適人之適而不能自適其適矣嘗謂人生不過數十寒暑仕宦當以十年爲限過此便少味也若如唐之裴晉公宋之司馬溫公以身繫社稷安危者則固不以此論

余自河南學政罷官歸年三十七歲凡挾星相之術者皆謂是歲也於法不宜失官疑其術之不中余謂此非術之不中也凡事初無一定大小輕重各依其心爲之人之視官甚重其視官之得失甚大則其得之也運必極旺其失之也運必極衰執星相之說者乃得而測之若余之視官也初不甚重視官之得失也初不甚大則亦何關乎運之衰旺哉星命家之所得而推測者衰旺耳旣無關乎衰旺又烏得而測之
文章必自出機杼雖摹倣六經可恥也孔子之周易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楊子大元可不作矣元包潛

虛陳陳相因何爲者乃讀樓鑰攻媿集則又有菴書余
種撰以八起數擬太元潛虛以爲書今無知其書者亦
可歎也余以新意爲五行占初亦思各繫以辭以備占
驗鑒乎此遂不作

余甚喜漢人之字甚不喜漢人之畫凡漢人之字雖至
拙者亦覺其可愛至漢畫之流傳於石刻者不知其佳
處安在西京雜記稱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
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牛馬飛鳥眾
勢恐諸君所畫必非如今所傳武梁畫像等類也殆由
漢時名蹟久已無存石刻所傳則皆拙工爲之如今世

朽者畫官府照壁石工於牌坊墓碣雕刻人物耳世人
以其久也從而寶貴之是亦好古者之癖也
或曰古人之字何以古拙乃爾後人百計摹仿卒不能
肖其故何也余謂古人用筆次第便與今人不同今人
自童稚時學書一點一畫必有一定之序古人則不然
任意爲之意到筆隨初無成見廣韻十二畫桂字下注
云後漢太尉陳球碑有城陽昃橫漢末被誅有四子一
守墳墓姓昃一子避難居徐州姓吞一子居幽州姓桂
一子居華陽姓快此四字皆九畫今數之昃吞快皆八
畫桂十畫無九畫者可知漢人作字目字作五筆竟是

中作三畫旁作二豎也圭字作五筆竟是先作四畫後
作一豎也今人作日字先作一再作一再作二卽此便
有天趣人工之別安得如古耶
古人以策算後人以珠算今人或以筆算不以策不以
珠而惟操管城子從事至簡易矣然併減乘除算法之
始事而自來筆算家於併法但曰若干數併得若干數
則口算而非筆算矣余偶得一法先列萬千百十單之
位幾萬幾千幾百幾十各就本位作一記之一一記訖
乃從末位併起滿十點則以筆抹去之而於上位加一
點至最上一位而止乃視各位抹去之餘數卽知幾萬

幾千幾百幾十之數此法雖多而不亂頗可用也
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升爲斗十斗爲石皆易布算十
六兩爲斤則其數不同於是有斤求兩兩求斤之法蓋
亦家人日用之最切者余創一法不以策不以珠不以
筆惟於袖中屈指計之卽得其數如以兩價求斤價則
屈大指曰每兩如干錢乃加一倍屈二指又加一倍屈
三指又加一倍屈四指又加一倍屈五指則卽每斤之
價矣如以斤價求兩價則屈大指曰每斤如干錢乃減
一半屈二指又減一半屈三指又減一半屈四指又減
一半屈五指則卽每兩之價矣其法雖似繁重然行之

既熟亦俄頃可得也嗟乎二十年來海內士大夫爭言
算法余愚拙之性難從時尙所言算者止此二者而已
其他精微之論神奇之法非余所敢知也
余初至詒經精舍游靈隱寺飛來峰歸而歎其勝有肄
業生台州人也謂余曰公特未至溫台耳若至溫台觀
天台雁蕩之勝則處處皆飛來峰也余聞而不勝豔羨
後見孫渠田學士以此告之且曰公家瑞安天台雁蕩
咫尺卽是何修而得此學士曰此亦何足道吾從前視
學粵西行部所至處處皆天台雁蕩也余聞之爽然若
失

海內佳山水亦自不乏而西湖獨著名者蓋有由矣其
地卽在杭州城外士大夫游讌者冠蓋輿馬出城卽是
雖爲山水之遊不廢衣冠之會旣有登臨之適仍無跋
涉之勞藩鎮重臣簿領餘暇皇華使者輶軒暫停往往
偷半日之閒尋六橋之勝此名之所以特著也其外非
無佳山水而距大都會或數十里或數百里橋低不可
度巨艦徑仄不足容高軒軒冕之所不臨裙屐之所不
集惟有樵夫牧子聯袂其閒黃冠野衲結茅其內則其
名湮沒不著矣以人譬之世有風流名士衣冠都雅翰
墨高華而又情性沖和語言醞藉自然所到之處王公

倒屣所過之地後進執鞭名動公卿聲流蠻貊矣亦有
褊衷絕物盛氣凌人一語不合灌夫之罵便作四坐相
看阮藉之眼不青人雖愛其才而惡其耿介世雖重其
品而嫉其孤高此所以老死巖阿名譽不著也觀於山
水可以觀人焉

世人多喜食筍輒引東坡涓川千畝在胸中之句以爲
美談余則謂南方之筍殊不及北方之菜菜甘而腴筍
則清有餘而甘腴不足一也菜煮易爛筍則篋竿之質
本非蔬菜雖烹之翠釜終覺張八魏三生熟參半二也
菜得土膏之味食之宜人筍則醫家所謂刮腸篋也吾

輩素非腸肥腦滿者不堪再供爬剔三也菜本人之所
食筍則干霄直上會稽竹箭與金錫同珍厥利甚宏爲
用尤廣乃於其嶄然頭角之初遽加翦伐供我下箸之
需損彼凌雲之美方長不折之戒正爲此君四也昔鍾
嶠議去鮠鱠糖蟹竊援此例赦彼籜龍但世之喜參玉
版者當不謂然耳

折花插瓶越一宿而瓶水臭矣雖牡丹芍藥世所稱國
色天香者亦復如是其他無論也惟梅菊則不然隔宿
之後水轉清冽兼有微馨
世有極雅之事相沿既久而成極俗者如淵明之菊和

靖之梅豈非千古雅人韻事然至今日滄父市兒逢菊
必稱淵明遇梅必道和靖遂使二公頓成俗物
園林之勝布置極難世人每謂須得人家舊園從而修
葺之事半功倍孟子所謂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
澤理固然也然余謂平地爲山亦自佳耳文章當自出
機杼園林中泉石花木何獨不然余於蘇州馬醫巷買
得潘氏廢地除瓦礫榛莽外一無所有惟老穀數株枯
桑兩樹耳余於其中治爲曲園雖狹小無足觀而卷石
勺水皆手自布置園成徘徊其中便有佞盧大仙於賢
劫中位置日月星辰光景傲然自忘其小也

浮屠氏不三宿桑下斯言大有理余每乘舟有所適舟
中筆墨書籍位置得宜或作字或著書如是數日及登
岸舍舟便有徘徊之意

